从饭桶到见如来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锋芒初露（1）
- 锋芒初露（2）
- 锋芒初露（3）
- 锋芒初露（4）
- 恃才傲物（1）
- 恃才傲物（2）
- 恃才傲物（3）
- 恃才傲物（4）
- 恃才傲物（5）
- 恃才傲物（6）
- 得意忘形（1）
- 得意忘形（2）
- 得意忘形（3）
- 得意忘形（4）
- 得意忘形（5）
- 得意忘形（6）
- 得意忘形（7）
- 唯我独尊（1）
- 唯我独尊（2）
- 唯我独尊（3）
- 唯我独尊（4）
- 唯我独尊（5）
- 盛极致衰（1）
- 盛极致衰（2）
- 盛极致衰（3）
- 盛极致衰（4）
- 盛极致衰（5）
- 盛极致衰（6）
- 初断六根（1）
- 初断六根（2）

- 初断六根（3）
- 初断六根（4）
- 初断六根（5）
- 初断六根（6）
- 定意安心（1）
- 定意安心（2）
- 定意安心（3）
- 定意安心（4）
- 定意安心（5）
- 定意安心（6）
- 断嗔降火（1）
- 断嗔降火（2）
- 断嗔降火（3）
- 断嗔降火（4）
- 断嗔降火（5）
- 断嗔降火（6）
- 断嗔降火（7）
- 断嗔降火（8）

锋芒初露（1）

波涛翻滚，不知是风推浪，还是浪推浪。

层层白浪奋力把前浪摔在巨石上，银花四溅，裹着鱼腥和铜臭味儿，充斥着世界每个角落。众生也在浮华与恐惧中迷失自我，整个世界都澎湃激荡。

就在昨晚，大学操场上的毕业散伙晚会篝火熊熊，来自四面八方处了几年的兄弟姐妹难以割舍，狂嚎畅饮，酒也逆流而出。人生能有几回醉，学成涉世无所畏，十年之后再相会，到时看谁牛过谁！

海水把一切洗刷成昨天。

怀揣一纸休书，胡昑大学毕业了，象牙塔的快乐生活结束了，被无情地推向了妖魔丛生的凡间。

当今世界又起波澜，上天仙界*当道，强势整盘精兵简政，各方半仙儿纷纷下岗，凡间人人自危。

胡昑在象牙塔里修得不赖，不像有的同学被“九功八挂”镇着，九门功课挂了八门的感觉，怎一个悲字了得！

过去转为历史，面对社会起点都是一样的。

安身无处，衣食无源，毛头小子胡昑，将何去何从？

胡昑偶尔羡慕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石猴子，天生地长，没有父母，生来却会行走跳跃。哪儿像胡昑凡夫一个，呱呱坠地，蹒跚学步，咿呀学语，十年寒窗苦读，挤过独木桥，钻进象牙塔。虽说大学毕业个个也指点江山自以为是，可“出必告、反必面”听着挺新鲜，却是进出无常，居无定所，业无常事，说起洒扫应对，进退周旋，更强不到哪儿去。

对于职场而言，胡昑就是刚从石缝里迸裂出来的。

胡昑随便找了个公司，稀里糊涂混了大半年。吃好吃赖，能饱就行，穿好穿赖，*就行。辛苦倒不怕，年轻，不缺的就是精气神。

胡昑梦想很多。偶尔见着天空有群大仙儿轰隆隆飞过，或见着半仙儿驾着宝驴宝马飞奔，或见哪个魔王对手下呼来唤去，羡慕且不服！切，等着吧，我胡昑早晚有那一天！

从哪儿下手呢？不知道。为了生计，只顾低头拉车，哪顾抬头看路？

自己浑身的本事，怎么就能在这么个破公司里混下去呢？如果再这么混下去，自己十多年岂不是白学了，自己那些本事岂不是埋没了！像很多毕业半年的职场新秀一样，胡昑进入了“就业浮躁期”。不能这么混着了，还得找自己喜欢干的工作，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组织，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跳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那年春季招聘会上，胡昑相对晚他一届毕业的学弟，凭借着有半年工作经验的优势脱颖而出，混进了天宫总公司在花果山的香火总代理！

能在天宫下属的花果山就职，比起那些东奔西走修道求职的同学强多了！

天宫可是仙界大公司，胡昑早就听说过。他还知道，各地代理半仙儿为凡间国王郡主、达官差吏、普通百姓降妖除魔、呼风唤雨、保佑平安，目的就是收受香火贡奉，天宫总公司 每年都会下达香火贡奉收入指标，反正天宫把香火贡奉收入看得很重。

胡昑生来要强，什么事也要争个先。

懵懂之龄心智肤浅，胡昑面对天宫的香火业务，就像孙猴子对水帘子一样心里也没底儿，担心进去扑通一声喂了鱼，但他年轻气盛，勇敢本色中掺杂着几许争强好胜，年轻时候该搏一把就搏一把，要是水帘子后面还是石头，磕死也就认了！

碰到水帘子别人不敢冲，胡昑闭眼一跳，硬是发现了福地仙窝水帘洞！

胡昑冒死“敢”字当先，别人不敢去做的香火业务，他敢去，别人不愿意去斗的妖魔，他敢斗，别人不想接的看家护院服务，他敢接，就这样，凭借着出众的表现，胡昑还真混了个花果山香火经理，称了“美猴王”！

锋芒初露（2）

英雄自古出少年，山泉总比沟水甜。

狭路相逢，勇者胜。年少轻狂，多狭路，所以，恃勇能称王。

木秀于林，猴勇于群。

有人说胡昑走了狗屎运，胡昑心里明白，大雪天五点起床给外地客户送资料，晚上十一点还陪人家喝酒飙歌，凌晨两三点才迷瞪瞪摇晃回家，好容易躺床上却满脑子跑火车，要不怎么说“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呢！

胡昑当了香火经理美猴王，手下也有了弟兄。事儿挺多直忙活，工资涨得也不多，报销签个字儿，还有半仙儿管着。不过送个资料、交个手机费什么的，倒是有人跑腾了。有点儿妖精魔王、称王称霸的味道，感觉不赖。

那个小日子滋润，飘！胡昑干了直有两个多年头。

那天，刚擦黑，侯记涮园。

窗外车流如织，屋内热气腾腾。涮肉菜裹腹，酌小酒驱寒。

胡昑手下哥几个，只顾吃着喝着，偶尔骂骂天宫领导发发牢骚。

窗外，寒风中，个个凡夫裹得严严实实，露着迷茫小眼儿，车蹬子上的两条腿儿紧捣鼓。凡夫终日奔波苦，俗子半刻不得闲。

胡昑歪头看着看着，忽感凄凉，顿生忧恼。

“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胡昑自言自语。

“日子不错啊，你小子当着经理还不知足，多愁善感玩深沉呢!”小哥们翻了他一眼，说完往嘴里塞着涮菠菜，嘎吱嘎吱嚼个不停，芝麻酱顺着嘴角儿直往外钻。

“唉，虽然咱比那每月只靠五六百养家糊口的百姓强点儿，可毕竟也只是凭着年轻靠体力混饭吃，就这么一直混下去吗？”胡昑自己闷闷地深喝了口。

有点儿远虑，便掠过一丝凄凉，心里开始毛燥起来。

“你小子，挺有梦想啊！”有位老哥儿刁着烟卷，斜了胡昑一眼，拿起杯，冲胡昑比划过来。

铛铛碰杯，猛灌两口。

“像咱就是凡夫妖魔命，要想发展只有得道飞升，混个仙儿当当，哪儿能光在这一亩三分地上刨食吃！”那老哥放下酒杯，哈了口酒气。

“怎么能当上仙儿呢？”胡昑没有出路。

那老哥点上根烟儿，喷出团团白雾，笑呵呵地说：“你啊，伴着神仙说胡话！天宫总公司的大仙儿们，这两年没少接触吧？留点儿心，先混个脸儿熟，再想法活动活动呗！”

“就是，就是，”那小哥儿下巴让芝麻酱爬得痒痒，用手抹了抹说，“天宫过的是什么日子，工资又高，活儿又轻闲，天上飞来飞去，五湖四海想转哪儿转哪儿，玩够了还能报销费用，多爽啊！”

“古洞深山的道仙儿多了，参加个修道培训班，修炼几样本事，再留心拉拉天宫大仙儿的关系，找机会呗！”老哥儿年岁有些大，懒得扒扎，没什么想法了，看胡昑不甘心给他指了条成仙的道儿。

“来，走一个，干了！”胡昑举杯，仰脖而尽。

两句话，点醒梦中猴儿。原来，这世界还真有仙山古洞，还真分天上人间！

怎么也得想办法修点儿道行，混个仙儿！

为了成仙儿，胡昑还真就留了心。

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机会参加了天宫老仙儿办的修道培训班。听说授课的那个菩提祖师，曾在西方做过二十多年香火销售，怎么也得有两下子吧，要不能被当成外来的和尚忽悠？

说什么也得去见识见识。

菩提祖师确实有些道行，香火推广技巧样样精通，不过讲的都是问卜揲蓍拆八字、三教九流搞理论、戒语持斋坐关入定什么的，缺乏实战的理论和基本技巧，倒是有不少修道凡夫勤学苦炼着。

锋芒初露（3）

胡昑没什么兴趣，他只想学绝招。

那天菩提祖师正讲修炼道行：“凡是仙儿，要为百姓驱灾解难，关注百姓祈什么福，许什么愿，要弄清楚需求，才能有的放矢，人家要是求升官发财，你不能保六畜安生啊……”

胡昑听了，哈哈大笑，抓耳挠腮。

“你怎么嬉皮笑脸，不好好听讲？”祖师见胡昑如此不严肃，有些生气。

“百姓的需求是有关系的，升官发财，先得六畜安生啊，想我当花果山香火经理，就是关注百姓的深层次需求，你讲的这些，太基础了，都是我在花果山多年来耍够了的。有什么新鲜的没有？”胡昑年轻，说话傲气。

“你想学什么新鲜的？”祖师停了课，当众问胡昑。

“我就想给自己找个出路，哪怕当个凡间半仙儿呢！”胡昑也不知道什么新鲜。

“那到我房间吧，咱们聊聊！”祖师说完走了。

具体讲的什么，别人不知道。

修道凡夫觉得挺奇怪，胡昑自那晚和祖师聊过之后，见人说人话，见仙冒仙儿气，脸上表情也能随着环境不同、对象不同，呈现七十二般变化。

胡昑觉得这点儿本事，仍然不足够。

见祖师教胡昑十万八千里筋斗云，同学们羡慕不已，这小子真有造化！有了这门功夫，到邮局当个邮递员，到快递公司送个包裹，或者给人家办公室收发文件什么的，工作好找了！

胡昑不像他们，他是有成仙儿的梦想，成大仙儿的梦想！

通过三天封闭实战修炼，加上祖师的独火小灶儿，胡昑体会到“道家香火价值营销”的精髓。哦，原来介绍道家法术原理，百姓根本不感

兴趣，得看百姓关心什么事儿，道家服务怎么趋利避害，确保平安无事，种地怎么能有更好的收成，喂牛饲马怎么能降低成本，最好还要把能增收多少粮食、节省多少草料，具体化、数字化，才更有说服力。

胡昑学会了躲避三灾之法，七十二般变化，十万八千里筋斗云！

修道培训班合影上，胡昑咧着大嘴，笑成了朵花儿。

回花果山没几天，胡昑就碰到了麻烦，胡昑在花果山的老客户，被跨区违规销售的牛魔王搅和了。

听说牛魔王仗着在天宫里给太上老君开车的亲戚青牛，混成了黑老大独霸一方，根本没把哪个半仙儿放在牛眼里，哪儿的香火他都侵占，如今抢到了胡昑的花果山，那哪儿行啊，花果山可是我胡昑的地盘！

胡昑直奔现场。

牛魔王肥头大脑，西装笔挺，裤腰兜不住牛肚子，勒在肚脐下，神气十足。再抬眼看看来的这位，西服皱皱巴巴，衬衣灰不拉碴，白袜两周没洗，皮鞋几天没刷。

牛魔王笑了，听说花果山胡昑参加了修道班儿，难道就是他？

真可怕，黑道儿老大连谁参加修道班、谁快成仙儿都知道。

“小伙子，刚出道儿吧，跟我来抢香火，你嫩了点儿！还要我亲自动手吗，揍猴儿用牛刀，说出去笑掉大牙！”牛魔王笑得有些狂妄。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出半年，我胡昑混得一定比你牛魔王还牛，不信你等着瞧！

胡昑心里暗骂了句，和老牛较上了劲儿。

胡昑刚得道阳元正盛，初生猴子不怕牛，牛魔王见胡昑如此强硬，还真有些纳闷：这胡昑还挺硬，他就不知道我老牛的厉害？我还真不信碰到敌手了。

牛魔王转念一想，咦，这胡昑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道道吗？难道这胡昑在天宫的关系背景比我还深，他的背景会

是谁呢?

想到和胡昑的冲突，毕竟是因为他老牛跨区销售先违的规，这事闹大了也没什么好果子吃，说不定闹到天宫，还要毁了他老牛的形象。想到这里，老牛心里发虚，干脆放那猴子一马!

锋芒初露（4）

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要混出点儿名堂，除了得有真本事，还得有敢于挑战强敌的大无畏精神！

地盘抢回来了，香火保住了，可胡昑觉得好像还缺点儿啥。

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原来兄弟们砍竹为标，削木为刀，拿木头棒子当腊头枪比划，真碰上竞争管什么用呢！胡昑想尽办法，连偷带抢，加上自己勤学苦炼，建立了个百姓遇灾解难口袋书、服务效果案例集，林林总总凑了些，手下兄弟们跑起业务来也顶些用处。

胡昑觉得，自己没件称手的兵器，不是那么回事儿。

听说天宫负责凡间降雨服务支持的东海龙王敖广有不少工具资料，基层申请天宫资源，理所应当的，胡昑拿起电话。

“你好！”电话那头儿声音苍老，很有礼貌。

“喂，敖广吗？我花果山胡昑，我这儿缺几个百姓灾难行业方案，给来几个！”胡昑觉得自己是花果山香火老大，口气生硬。

龙王敖广有些纳闷，胡昑是哪个水沟里的龟孙子啊？天宫大仙儿都还管我叫“东海龙王”，这小子竟直呼吾名！“花果山胡昑”，说得跟名震仙界、众仙儿皆知似的，当他是谁啊！

话一出口，语气用词，就把所想所识带出来了。

说话在意对方感受是种修炼。

“我们有天宫提供的标准工具。”敖广应付了句。

“标准工具不中用，就没带调研报告、分具体行业的什么资料吗？你们得关注基层百姓需求啊！”胡昑觉得天宫的仙儿真官僚，一点儿服务基层的意识都没有！

哟呵！想当年我敖广在凡间法力无边，得道飞升到天宫任了龙王，主管凡间降雨支持，也算个天宫的腕儿呢！这毛头孩子口气挺冲

不说，还挑挑捡捡的，使唤我东海龙王跟玉帝下圣旨似的，也忒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自信是好事，但不能自大，要有自知之明。

和龙王耍大牌牛气冲天，真以为自己是黑道老大牛魔王呢！

敖广甚是不爽。

话说回来，这个胡昑毕竟是天宫的香火代理，堂堂天宫龙王，怎么能和基层半仙儿一般见识呢？

没弄清深浅，就别轻易下脚，老龙王也能翻在小沟儿里。

龙王说："给你个FTP地址，你自己下载吧，挺全的，随你心意！"

哈，如意金箍棒！

胡昑得了套如意工具集，资料甚多，随心意组合变化。

胡昑又细化整理，将朝廷文武衙门差吏升官发财、凡夫百姓种地喂畜、坐贾行商买卖生意各种需求分门别类，各种妖魔邪灾破解之法，百姓镇宅救难解灾案例，再加上竞争对手分析、香火谈判技巧，搞得条目清晰，做起业务来得心应手！

香火业务开展有声有色，开发了大批属于自己的客户，当地百姓对花果山的服务评价也不赖，香火收成是富富有余。

在天宫凡间，有了业绩，也就有了名声。

胡昑有了业绩，影响力也就大了！不仅七十二洞妖魔拜他为尊，就连凡间各地"香火精英"牛魔王、蛟魔王、鹏魔王、狮驼王、猕猴王、猖狨王也和他称兄道弟，时不常借开会喝点儿。

有了自己的圈子，就能扬名知姓，称霸一方了！

立业成事，用心勤奋是基础，真抓实干是出路。

恃才傲物（1）

胡昑想不明白，多少半仙儿三四十岁了，还在为养家糊口拼命找工作。

要按胡昑的路子发展下去，哪儿用得着为生计奔波，没出息的才那样！别说四十多，再混个三五年，怎么也能混个天宫仙界的副总裁当当！到那时候，胡昑就是业内最年轻的后起之秀，顶尖的实力新仙儿！坐骑想换就换，别墅想住就住，卡拉随便OK，见仙儿腆胸迭肚，风光，有派儿！

可是，自己修行再高，业务做得再出色，终究是天宫统辖的地盘，花果山地区的香火当然要给天宫贡奉，胡昑有时候觉得挺不公平！天宫大仙儿们清闲自在，就管下达个年度香火贡奉指标，然后就拿着鞭子在后面又抽又逼的，基层半仙儿累个半死，这不是阶级剥削吗？

咱辛苦挣来的香火，血汗换来的贡奉，为啥就要给了天宫呢！虽然心里极不忿，但胡昑也算是有点儿道行，并没像其他半仙儿私下动动手脚，虚报香火数字，甚至说是照顾贫困百姓，申报优惠特批。

胡昑想起天宫对半仙儿的压迫就心烦，心烦了经常喝点儿。

那晚，胡昑正和哥几个喝得晕晕乎乎。

“秀秀，丢丢，铛当当铛，咣当当当……”，胡昑手机响了，魔托猴拉牌儿的。

“喂，谁啊？”胡昑接通。

“天宫总公司幽冥界，通知你明天到地狱进行绩效面谈。”那头说。

“什么？绩效面谈？天宫什么时候搞起绩效来了？”胡昑听着挺新鲜。

“让你来就来，过程也得走！”那头说。

“哦。”胡昑听那边没再说话，就直接挂了。

地狱？那不是天宫总公司仙力资源部的阎罗王地盘吗？怎么通知我去那儿啊？

绩效？我一个半仙儿，有什么可面谈的？

奇怪！

地狱下通知了，不能不到。再说胡昑还没去过地狱，开开眼去！

地狱里真省电，黑乎乎一片。

接待他的，是牛头马面两位鬼仙儿。

“胡昑，请你来，就是想和你进行绩效面谈。”牛头发言。

“哦，我花果山的香火多旺盛啊，还用得着谈绩效吗？”胡昑纳闷。

“香火业绩仅仅是一方面，我们是得了领导指示，勾你前来，核实你的为仙儿档案，进行任职资格评定，确定下阶段的任务指标！”牛头拱着大鼻子说。

“绩效评定？涨工资吗？我胡昑自己修炼的道行，服务花果山一方百姓，跟你们这管仙儿事的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绩效有香火指标摆着呢，还谈什么！”胡昑以前没和地狱打过交道，听说地狱负责天宫诸仙儿和民间百姓的档案，也没什么业务上的权力，更别说直接管得着他了！

“你对现在天宫的业务开展，有什么建议？对自己的发展有什么考虑?”牛头晃着两角，耀武扬威。

“我香火这么好，能力不用说，怎么也得封个大仙儿吧！”胡昑自傲。

“听说有的仙儿香火业绩不太真实，还私留百姓回扣。”牛头企图借助吓唬，把胡昑的气势打压下去。

“去他奶奶的，敢给老子造谣！”胡昑气冲天灵，倒也没心虚。

靠自己本事吃饭，帮着天宫推广了多年道法，争取了那么多百姓客户的信奉，说我为仙儿德行不好，花果山都靠我撑着呢，还真敢轻易拿掉我？切！

“胡昑，我们是为你好，希望你配合。”牛头还真就有个牛脾气。

你算老几，挺个牛嘴，晃个牛肚子，真以为自己是牛魔王啊？有本事，你去给我跑俩客户，除灾驱鬼做两笔业务看看，一群吃闲饭的家伙，就知道背地里整我们这些凡间干实事儿的！

恃才傲物（2）

“我还有客户等着见面，没时间跟你在这儿闲扯！”胡昑起身想走。

办公室另一个鬼卒，悄悄从门缝溜出去，报告了十代冥王。

十代冥王迈着四方步儿，端着架子走过来：“谁在这儿大呼小叫吹胡子瞪眼啊？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你不认识我啊，那你们找我来干嘛？”胡昑正在气头上。

“找你了，谁找你了？”十代冥王四下看看，转头问牛头：“他是谁啊？”

“他是……”

“花果山胡昑！”胡昑把右拳头摆在脸前，伸出大拇指冲鼻子点了点，“你们这帮闲官儿，屁大点儿事想开会就开会，以为我们基层真像你们闲着没事呢！我业务忙着呢，耽误了百姓许愿祈福，坏了天宫仙儿的名声，你担待得起吗？”

胡昑觉得，老子做的是天宫总公司的业务，卖的是道家的产品，挣的是百姓的香火，仙力资源部几个管仙儿事的，还真能把个业务骨干精英怎么着了？

“这是我们地狱仙力资源经理阎罗王。”牛头介绍自己的老大。

“你就是阎罗王啊，我说你也该好好抓抓仙儿的队伍建设了，现在天宫都是什么仙儿啊，个个牛气哄哄，处处耍大爷，支持凡间业务能力也忒差了，平民百姓提个什么需求，大仙儿们抱着书本儿翻半天，捂着电话向天宫问这问那，最终得个结论，说是百姓客户自己的问题，心中不敬，许愿无效，祈福难圆，什么仙儿啊都是，还不如我们当地的半仙儿能力强！”胡昑提起这事儿，气得两肋发胀。

阎罗王笑了，看着胡昑，没说话。

胡昑见冥王笑话他，便瞪了瞪眼说：“你笑话我干嘛，我说的假啊？老仙儿也好不到哪儿去，到了凡间就会指手划脚，呱叽呱叽拍拍

胸脯儿，风风光光拍个签约照片儿，混吃混喝，露个仙脸儿抬屁股就溜，你们以为业务真那么好做啊，还得是我们这些业务经理精心操控局面，末了到头给你们贴金！切，我胡昑要是换个老仙儿的牌位，百姓一样敬着！”胡昑拔下了扎耳神针，顿时心潮翻滚，怒气横生，心直口就快，一通儿狂喷，把冥王数落了够。

胡昑觉得自己有浑身干实事儿的本领，天宫的仙儿们就是不知道！

要论成绩，仙界凡间，唯他胡昑独尊！

年轻气盛，只看见自己动手干得多，看不见别人动脑子想得多。

阎罗王见这胡昑恃才傲物，狂妄之极目中无仙儿，哪懂得天宫的规矩，也懒得和胡昑这猴头小子计较，就把他放回阳界了。

回到花果山，胡昑唾沫星儿就着酒，和那哥几个把他在地狱狂骂仙力资源部的事儿吹嘘炫耀了个遍。

胡昑觉得，天宫的仙儿没啥了不起，能对天宫大仙儿指手划脚的，也就是他胡昑！谁让他是靠能力吃饭、干实事儿的呢，仙界的香火收成是他们这些半仙儿一分一厘挣来的，天宫离不开他这样的半仙儿！

哥几个见胡昑敢在天宫上演实话实说，也没得什么抑郁症，比小崔强！

这个敬酒，那个点烟，左忽悠右佩服，众猴儿拜王一般。

这会儿管雨的龙王敖广正在玉帝办公室里开着群仙儿会。

会上，香火贡奉管理部仙儿最多。

天宫过段时间就得从凡间各地抽调几个半仙儿上来，要不时间一长，天宫的业务就没仙儿干了，虽然看着都挺忙。

“最新的香火贡奉业绩排名出来了吗？”玉帝很关心香火指标完成情况。

“出来了。”香火管理部丘弘济真人应着。

“排在前边儿的是哪个地区啊？”玉帝问。

恃才傲物（3）

“是花果山地区，排名第一……”丘弘济答着。

“哦，花果山地区最近做得不错啊！主管半仙儿是谁？仙品怎么样？能力如何？”玉帝爱惜仙才。

香火贡奉管理部整天就管盯着各地半仙儿，玉帝开口问，立即就得能答上来：“业务经理是胡昑半仙儿，他的能力……”

“这胡昑能力还行！”听说提起花果山胡昑，龙王敖广急忙接过话头儿：“可道行修养不太好，出道儿时间不长，心神不定，常爱弄法施威，上次还强行索要了我们的核心资料，也不知道他拿去干什么用了！”

当时胡昑那个电话虽然不是粗口恶语，但对老仙儿轻蔑不屑的态度，可比恶语还厉害！胡昑当时根本就没存那敬仙儿的心，更没留那尊仙儿的意，这是他自己种下的恶果。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仙儿六月寒。

敖广也算有头有脸儿的，上次胡昑那个牛气哄哄的电话，伤了他的自尊，这老仙儿对他的印象，就是仅有的那一次，始终记着呢。

玉帝没吱声儿。

“玉帝老总，听说花果山地区的胡昑自恃香火业绩不错，不仅没把天宫的大仙儿放在眼里，还不配合执行天宫的绩效管理制度，甚至篡改了他的仙籍档案。这事儿地藏王菩萨都知道，菩萨托我向您汇报一下！”仙力资源部秦广王乘机开口跟风。

香火业绩完成第一的凡间半仙儿，怎在天宫的会议上没落老仙儿们一句好话呢？有意思！玉帝笑着摇摇头。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猴出于群，仙必毁之。

“这胡昑是哪年工作，什么出身？”玉帝环视了众仙儿。

“胡昑凡夫出身，没什么特殊背景。作为普通半仙儿面试进的花果山办事处。不知道参加了哪个修道培训班，得到了哪位老仙儿指点，

业务能力确实挺出色的！”千里眼顺风耳急忙汇报。

“不管是谁，如果不守天宫制度，就取消他的半仙儿资格，以妖魔论处，直接灭了！”玉帝看了眼李天王。

降妖除魔，一般都是李天王的事儿，灭胡昑的事儿，得李天王出面。

话音刚落，太白金星伸出脑袋说：“玉帝老总，上圣三界中，凡有九窍者，皆可修仙。这胡昑也是从基层干起来的，既然成了花果山地区的香火骨干，有降龙伏虎之能，不妨把他上调天宫总公司，好歹安排个位置考察考察，他若确实有能力，再考虑提拔使用。一来玉帝老总虚怀若谷善待下属，二来也是收仙有道，免得跑去竞争对手那儿，给咱自己找麻烦。”

金星老白好察颜观色，善度领导心思。

玉帝听老白说完，考虑天宫正是用仙儿之际，天兵易得，良仙难求。花果山地区毕竟香火业绩第一，身为当地香火经理能镇住当地七十二洞妖魔，一定有些本事，调上界来或许有用。

两天后，凡界花果山。

天宫老仙儿来花果山啦！猴子们欢欣鼓舞。

太白金星奉圣旨，豪情猴王注仙籍，春风满面猴得意，升仙忘形心神离！

没想到，别人不顺起来喝水塞牙缝，放屁砸脚后跟，可他胡昑放屁也能添风，助力火箭升空，推得自己的事业高速前进！

想去天宫总公司混混，机会不找自到，看来只要有能力，到哪儿都能吃得开！到天宫任职，俸禄得涨不少吧，能任命个啥职位呢，以我胡昑的香火业绩能力，怎么也得是个……！遐想无限的胡昑，顺风顺水，更自恃能力超强，狂妄自大，目空一切。

年轻是资本，也是祸害。

顺境能使人不断飘扬轻浮，洋洋得意而忘形，连续顺境，必有隐患！

恃才傲物（4）

仙界天宫不是花果凡山，山高林密，老仙儿群集，宫园儿深深。

得到消息当晚，胡昑嘴乐成了八瓣儿，拉着几个得力弟兄，喝上了小酒。

胡昑嘴叼着烟卷，脸红过猴子屁股，乐滋滋地说："兄弟们，等着啊，我混上一年半载的，把你们都搞天宫去，大家一起吃香的喝辣的，有福同享嘛！"

仗义，真仗义！

"哥几个听说没，天桥山德云洞，锅里缸大王，好不容易带兄弟们寻个巢洞，结果闹掰了！还是咱胡昑老兄够意思，记得兄弟们！"有位老兄弟忽悠胡昑。

兄弟们仰慕猴王，又给飘飘成仙的胡昑添了几把风儿。

那天早上，胡昑神采奕奕直奔天宫仙园儿。

仙园儿南门，当值的门卫是增长天王。

增长天王干得久了，进进出出的仙儿都认得，没见过这个猴急嗖嗖的家伙。

"干嘛的？"增长天王高喝一声。

"天宫的！"胡昑应着，迈步前进。

"证件！"自打上次进去个收废品的，增长挨了领导批，格外负责。

胡昑这才扭过头来，保安亭里挺大肚子的家伙，怒目圆睁盯着他。大肚子边上，围着四个制服保安。

"看什么，证件！"天王旁边有个小保安补充了句。

"没听见我说啊，天宫的！"胡昑回敬个白眼儿！

"那你天宫的证件呢？没证件不能进！"天王严格执法。

胡昑心中冒起无名烈火，你们这群看门的家伙，知不知道老子是谁，堂堂玉帝老总亲自宣我上界任职，是来当干部的！还敢拦老子，

一群有眼无珠的家伙！

可当下是增长天王把着门，偏不让进，猴子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增长天王抬下颏儿眯眼斜瞅着胡昑，胡昑心火越烧越旺。

一群废物！胡昑心里骂了句。

我胡昑在花果山是何等风光，挣来的香火贡奉，就白养了你们这些浑仙儿？真想上去抽丫的，就怕打不过，他周围浑仙儿有好几个呢。

正在这时候，一位香火贡奉管理部的仙儿路过，这不那谁嘛，以前见过，就是那谁，叫什么来着？胡昑拍拍脑袋，一时想不起来那仙儿名号，反正挺面熟。

“嗨！”胡昑朝那仙儿招招手。

“嘛呢？”那仙儿走过来问。

“老哥，好久不见啊！”想不起名号，没法称呼，暂叫老哥，表示亲近。

“是你呀！听说你上调天宫总公司了，啥时候请客啊？”那仙儿像是知道胡昑。

“是啊，玉帝宣我上界任职，可这丫看门的不让我进！”胡昑很不忿。

“人家保安也是有制度的，见了面生半仙儿，就得先联系后登记。等你转了正领了胸卡，往后随你出入，看谁敢再挡你？”那老哥开导着，拍拍胡昑。

那老哥又扭头朝增长说了句：“来报到的，让他进去吧！”

增长天王听此言，才昂着脑袋，抬着下颏，斜着眼，撇着嘴，满脸不屑地朝里微微摆头，放胡昑进去。

胡昑朝那仙儿点点头说：“回头一块儿坐坐！我先去了，玉帝等我呢！”

胡昑在花果山傲视群雄惯了，老子天下第一，哪儿懂天宫规矩。他就没想想，天宫诸仙，不是得道飞升，怎能上天成仙呢，哪个简单啊？就连传达室的张大爷，送水的王二姐，扫地的赵三姑，谁知道和哪个老仙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天宫仙园儿，就是不一样，进来才知道！

能进天宫仙园儿，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仙界大仙儿了！

胡昑沉浸仙境中，正为天宫仙园儿的恢弘气派叹为观止，太白金星笑呵呵地走过来，拍拍胡昑肩膀："正好，玉帝老总在开会，我领你去见一下吧。"

恃才傲物（5）

“好，好！”胡昑应着。

看着腰长腿短、碎步鼠行的太白金星，胡昑心里想，这老白，大不了也就是个跑腿传话的，估计也没什么实权！

老白领着胡昑直到天宫玉帝会议室，推开半扇门弯腰钻进去。胡昑也没等老白提前通报，昂首挺胸跟了进去。

哟呵，老仙儿坐了多半圈儿，正盯着最里头墙面的幕布，上面五颜六色，不知是哪个仙儿画的图形。靠前坐着那个在宣传材料上见过N遍、人称祖仙儿精英的玉帝老总，头回看到活生生肉质面孔，挺新鲜。嗯，二十年后的胡昑，应该就是这样的吧！胡昑心想。

“玉帝老总，我听您安排，已经通知那妖仙儿前来报到了。”老白俯首。

“哪个妖仙儿啊？”玉帝没回头，问了句。

“就是我，花果山胡昑！”胡昑自告奋勇。

不知是兴奋，还是忘了，也没问玉帝好。

几位天宫大仙儿相互对看了几眼，会意地笑了笑，又轻轻摇了摇头。天宫又来了个送死的，这种半仙儿进了天宫不过两年，定会自生自灭，好多自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玉帝扭头看看诸仙儿，问：“你们谁那儿还有编制？”

有仙儿抬眼看了看胡昑，有的相互瞅了瞅，都没说话。

以前都是有编制因岗寻仙儿，如今因仙儿寻岗，不知道为啥。

武曲星君转向玉帝，说“玉帝老总，天宫各处都没编制了，就是御马监缺个管事的，提升天兵天将坐骑能力，更有利于天兵天将降妖除魔，让他到御马监怎么样！”

玉帝想了下，便点头传旨道：“就封他做个‘弼马温’吧。”

领导安排新仙儿职位，是很用心思的，因材施教，因性用仙，可不是随意安排。

玉帝知道胡昑猴儿性，猴子能避免马得瘟疫，因性用仙，原来是猴子的本性使然。看来，弼马温这职位，是个猴仙儿就行。

胡昑觉得，上调天宫总公司任职，玉帝老总亲自授命，那是因为他胡昑这些年香火业绩出色，接触的客户不少，积累经验无数，是他胡昑的能力在这儿摆着呢！

胡昑欢欢喜喜，跟着木德星君拐楼串厅，来到他的新办公室，呵！不错，不错，阳面窗户，绿植点缀，还有几位仙儿听使唤，嗯，如今俺胡昑也是天宫的领导啦！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弄不好要烧红了自己的屁股。

胡昑新上任，整天西服领带，油头香水儿，皮鞋锃亮，神采奕奕。工作上也是激情万丈，夜以继日，马儿喂得肉肥膘满。

如此喂法马是喂好了，可刷槽的、切料的、清理马便便的那些懒散惯了的仙儿，哪儿受得了如此起早贪黑、加班加点，累得吐血，早恨得直翻白眼儿，嘎嘣嘣咬牙。

胡昑的到来，给懒散的队伍带来股活力，相比之前轻松自在的工作，他们怨言自然不少！更有天宫混日子的仙儿看不下去了，你胡昑如此玩法，整个天宫就显得你能干，功劳让你抢了，让你风光了，让我们这帮仙儿都得喝西北风去？

胡昑觉得，有能力，走到哪儿都不怕，干得好，是应当应分的，天宫本来就是庸仙儿一群！

那天，已是下班的点儿。

马槽子还没刷完，马料还没切好拌匀，马便便还没倒净，御马监的几位仙儿很郁闷，看来今天又要加班了。

“哎，我说，咱得想法儿蹭经理顿饭吧！”刷槽子仙儿出主意，他的工作轻闲，心眼儿不够使的，争抢不来这轻闲活。

“应该！上任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请咱喝点儿！”拌马料的仙儿应和着。

恃才傲物（6）

“咱不能整天累死累活，总这么干下去吧！”倒马便便的仙儿没冒好气儿。

“好，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刷槽子仙儿说。

“嘀咕什么呢？”胡昑见他们几个在那儿互咬耳朵，走了过去。

“经理，我们想让你请客！”刷槽子仙儿说。

请请大家，嗯。

胡昑觉得，晚上要加班，又到了吃饭的点儿，特别是加班吃饭还能报销，便说：“请客，好啊！我正好也没吃呢，一起吧！”

马家骨头馆。

酒斟烟点，盘传碗递，马酱骨一整盆，喝上几盅儿。

虽然在花果山领着四万七千猴儿，到天宫就四五个手下，可天宫毕竟是仙界，大仙儿就是强过妖王半仙儿，不一样的！

刷槽子仙儿啃完根大骨头，擦了擦手，有意无意地冒了句：“唉，俗话说，不到地狱，不知道胆儿小，不上天宫，不知道官儿小，不到广寒宫，不知道身体好不好，不到马家馆儿，不知道马骨头臊不臊！”

“你身体好不好？”马便便仙儿乐着问。

众仙儿嘿嘿坏笑。

笑过后，胡昑忽然停杯问：“我这个弼马温，是个什么官儿啊？”

“就是个称谓吧。”拌马料仙儿正把块骨头插在嘴里，嘟囔着回答。

“那在咱天宫，算什么级别啊？”胡昑心理没底，他怎么知道他不是……

那三位仙儿互看了几眼。

刷槽子仙儿说：“应该算个业务经理，不算干部级别。”

“什么？”胡昑举着酱骨头，扭头问。

“跟凡间业务经理级别差不多，在天宫算是最低的业务仙儿了，你看，你没有独立费用，也没签字权，更没机会和百姓客户花天酒地、湿蒸干搓大把大把地烧钱，整天坠蹬牵马的，你觉得能是什么级别？”马料仙儿擅长理性思维，条理清楚，善用事实说话。

对啊，是没签字权啊，今晚的加班餐费，还得找领导签字！很久没陪客户喝过酒了，更别说桑拿了。

胡昑开始觉得马骨头有点不是味儿了。

“像你这样努力傻干，马喂得再肥再壮，玉帝那儿也就是落个‘好’字！要是降妖除魔战败了，凡间香火业务丢了，那帮天兵天将都说是你这马喂得不好，跑不动，你还要落个不会喂马、能力不行的评价！”马便便仙儿受冤枉气挺多的，在这方面深有感触。一回，有位天兵骑马降妖战败了，回来说马便池没清理干净，马嫌脏不拉憋到战场上，一跑屁股就痛，所以战败了。为那事儿，马便便仙儿差点儿被扔进马便池里。

“就是，别看你给我们几个当经理，可你才修的什么道行啊？你看，没职务，又不是干部，你干得好，成绩是别人的，别人干得不好，过错是你的，所以啊，我劝你老弟，省省吧！咱这帮喂马的，在别的仙儿眼里，也就是个赶车拉套的，还真就不如九品芝麻官儿自在！”刷槽子仙儿开始清理残渣。

胡昑听完，真觉得刚啃的马骨头有些臊，怒火中烧，

把大骨头咣当摔在桌子上。

我呲，不是干部，那我胡昑干嘛来了，当我好忽悠啊！

没日没夜地加班，辛辛苦苦折腾，到头来啥也不是！想当年我在花果山，前簇后拥，有钱花，有酒喝，有歌唱，有澡洗，遇狼杀狼，见鹰捕鹰，见鬼捉鬼，见怪除怪，当地妖魔敬我为尊，竞争对手听见我的英名肝儿颤，奶奶的，现在就让我干这下三烂的活儿，连个倒尿盆的仙儿都笑话我，老子不干了，爱咋的咋的！

胡昑算是火大了，玉帝老总不拿我当回事儿，这般藐视我，我还拿着鸡毛当令箭，望着猴屁股当红灯，丢死个人啊！

壮志不在，激情泄尽，胡昑就像秋霜打了的茄子，也懒得西服领带、油头香水儿，开始打打游戏，斗斗地主，喝喝小酒，无所事事地混着，哪儿还拿工作当回事！

不是干不好，是懒得干！

得意忘形（1）

自被刷槽子仙儿刮碴、被马便便仙儿熏了之后，胡昑心里那个不爽。脑袋就像被门挤了、被马踢了，晕晕嗒嗒，迷迷糊糊，混了不知多少时日。

一次，胡昑想兄弟们，回到了他战斗过的花果山。

胡大爷烧烤店，胡昑和兄弟们围着炭火，前脸儿暖哄哄，后脑勺儿凉嗖嗖。

几串肥肉在炉炭火上架着，滋滋冒着油。

胡昑手里拿根钢签子，低头扎着桌角儿破洞露出来的棉花。

兄弟们见胡昑低头不语，心里都像堵了棉花，谁也不敢叹气，大眼儿瞪着小眼儿不敢多说话。气氛凝固，场面更加悲凉。

“天宫那帮真他妈官僚！当年老大啥妖魔没碰过，啥难缠的百姓没见过，多大香火单子没接过，切，到了天宫不给老大个干部身份不说，还他娘的让老大喂马洗槽儿！一群浑仙儿！老大，别理他，喝酒。”一位兄弟帮胡昑骂着，举杯撞向胡昑。

胡昑把杯子抬起来一寸高，让那哥们斜着碰了下。

有位老弟吃了瓣蒜，辣得眼泪直流。旁边兄弟给了他一拳：“哭什么，没出息！老大浑身的本事，用得着你在这儿瞎忧心！”

胡昑真想让这两孙子生嚼一头大蒜，让你们在这儿装！

“行啦老大，天宫也不错，你看，升了天，一月工资顶我们仨月的，看收成也不错啦！”有兄弟打着圆场。

胡昑盯着被烤成“干儿包油”的焦黄肉串儿，有些失落地自言自语：“风光不再，你们不明白啊！”

独角鬼王是新加盟花果山的，举杯说到：“胡老大，早就听说您的大名！来，我敬您一个！”独角鬼王把杯举到胡昑面前，用杯沿儿碰了碰胡昑酒杯下半截儿，一仰脖儿喝了个底儿朝天。

胡昑被忽悠了，勉强笑笑，象征性地抿了一点儿。

鬼王说："当年在咱地界儿上，各方妖魔一听到胡昑俩字儿，腿直打哆嗦。我听说，您斗的妖魔无数，服务过的百姓遍地，凡间最大的香火单子也是您打下来的，到了天宫总公司哪儿能给他们喂马啊！我觉得，怎么也得是个'总儿'，当个总监级的'齐天大圣'都不为过！"

"对，您就应该是总监级，不给个'齐天大圣'不侍候了！"兄弟们应着。

胡昑觉得，这还真差不多，应该的！

天宫不给任命，老子偏不好好干！

天宫还没打算封他个总监级的"齐天大圣"，也听不着什么动静。

自己考考虑虑出路吧！

胡昑有什么抉择和出路，不是没想过。

要不，跳槽？

看人家牛槽跑马槽，马槽跳猪槽，猪槽跳狗槽的，每跳一回身价就翻一翻。干个两三年，再跳跳又翻一翻，名头也回回跟着长。做事儿倒是次要的，头半年试用期，费费心思亮个相儿，下半年转了正，随便混混。第二年再晃荡半年，就说是进入状态慢不着急，下半年拍着胸脯再要次机会、发誓拼死拼活要出点儿彩。真到了两个年头上，等东家看清臭虫混进瓜子堆的时候，好歹也混了个知名公司的履历，就有资本再跳了。也有那鬼精鬼精的，吃得别那么肥，长得别那么快，不胖不瘦地混着，月月下来，几千几万的发票往公司一寄，自有玉白小妞给贴了报销，直接打卡上，多爽！可我胡昑是个做事的仙儿，事做不好，心里过意不去，哪甘心呢！

要不，自己创业开小店？

自由自在，虽挣不了大钱儿，但也不至于挨饿受冻，没准儿哪天掉个大馅饼套自己脖子上，下半辈子岂不够吃了？眼下虽然清贫，但还有做发财梦的机会，也不是不行。

得意忘形（2）

再不然，还在这儿瞎混吧！

多多少少干点儿，过得去就算了。总公司混日子的也不只我一个，有的是呢！为啥那么多仙儿能混，咱就混不下去？虽说规矩多点，但毕竟是天宫仙界，吃喝不愁，没事唠唠嗑儿，也是个活法！

胡昑一点心气儿也没有，打死也不想干！混着吧。

这里是天宫，老仙儿能混下去，他个新仙儿，允许他这么混下去吗？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胡昑混日子缺勤，天宫不可能不知道。

天宫总公司是玉帝的，有什么风吹草动，各方大仙儿没少往上吹风儿，至于马喂得不好，玉帝也晓得。

一次降妖除魔服务百姓讨论会上，玉帝正在听取汇报。听到有仙儿反应最近马匹没精打采，反应迟钝，玉帝脸色阴沉。

张天师见玉帝心有不快，便说："玉帝老总，新任弼马温最近工作心不在焉，可能对职务安排有些想法，不会是嫌官小吧！"

"确有这回事。我听南天门卫增长天王说，胡昑每天下午三四点出去，凌晨两三点才回来，估计，不是打牌，就是喝酒洗澡去了！"不知哪个仙儿插了句嘴，一定是胡昑得罪过的。

开会不在场，很吃亏。

玉帝沉默了十来秒。

虽然知道是老仙儿排挤新来的，可那些说辞也都在理儿，如果处理难免有些冤枉胡昑，如果不处理就滋生了天宫的不良风气。

玉帝开口说到："你们谁和胡昑谈谈啊？能干就干，不想干就贬下界去，天宫不养闲仙儿！"说完，看看捧着不锈钢杯喝水的李天王，补充了一句，"这可是业务口上的事！"

托塔李天王是天宫老仙儿了，现在是主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就因为每天拿个不锈钢杯，大家私下都叫他李老杯。

李老杯见玉帝看他，又提到业务口，心里自然明白："我和胡昑谈谈吧，这种半仙儿我见得多了！"

会议继续其他话题，一直开到午饭时间。

会议刚散，李老杯带着哪吒和巨灵神，直接到了胡昑的办公室。

碰巧，胡昑刚睡到自然醒，蓬乱着头发，随便裹了件衣服，迷迷瞪瞪来办公室拿餐卡准备去吃饭，和李老杯撞个正着。

巨灵神有李老杯撑腰，上来便问："胡昑，听说你最近吊儿郎当，不正经干活，玉帝老总刚在会上批评了你，你小子给我收敛着点！这是天宫仙界，不比凡间山洞，还真以为自己是大仙儿呢！"

胡昑揉揉迷眼，漫不经心地说："我在花果山，扛的是香火指标，见的是国王老总，打的是妖魔鬼怪，你们把我调天宫来，就喂个马啊！咦，你是哪路仙儿啊？你做过凡间香火业务吗？见过百姓遭灾吗？救过苦啊还是解过难啊？"胡昑来了招连珠炮。

巨灵神被这么一撅，瞠目结舌，瞅着李老杯。

李老杯说："看什么，没做过就是没做过，看着我干吗？"

巨灵神和李老杯有矛盾吗，应该不会吧！他得罪李老杯了吗，不记得啊！按说自己下属应该护着，可李老杯没给巨灵神好气儿，不知道是因为李老杯昨天在家被老婆骂了，还是刚才开会被玉帝批了。领导真是变化无常，巨灵神也摸不着头脑，灰溜溜败下阵来。

哪吒看了眼李老杯，上前一步："胡昑，你确实是从基层来的，有点儿香火经验，但天宫总公司的仙儿也不是吃白米干饭的！想当年我降九十六洞妖魔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舔桃核儿呢。我也是见过世面的，不光咱天宫总公司，连西方老仙儿也常有交流，你这套野路子，上不了席面儿，没啥可显摆的！"

得意忘形（3）

“我怎么也该是个总监吧！”胡昑闷闷地回了句。

这句闷话，道出来多少仙儿想说不敢说的心声！试用的想转正，转正的想升职，升职的想加薪，加了薪的，还想加。

哪吒被闷闷地回了句，一时也没词儿，看了眼李老杯。

“回头再说！”李老杯一转身，像从地下冒出的声音。

李老杯可不是一般仙儿。他的另两个儿子，一个跟着如来当秘书，一个跟着观音菩萨当随从，而且他手下强兵如云。李老杯不跟胡昑这黄口小儿纠缠，不是整治不了他，也不是怕惹身猴臊，而是有他自己的深谋远虑，难言之隐。

李老杯直接去了玉帝老总那儿。

玉帝边埋头吃着食堂的小灶儿，边听完李老杯汇报。玉帝问了句：“如此小仙儿，你搞不定？”

哪吒插话：“玉帝老总，胡昑确实对天宫对他的职务安排有想法，还说他来天宫，怎么也该给个总监级别才行！”

“这妖仙儿，挺狂妄！”玉帝生气了。斩草得除根，胡昑是小事，这种要官加薪的风气不好，一旦纵容开了口子，天宫的局面就难驾驭了。

太白金星刚好在，插嘴说到：“玉帝不必动怒。胡昑小仙儿年轻，有股冲劲儿，刚来天宫不懂规矩，只知出言，不知大小。俗话说，驴要顺毛儿，猴爱爬杆儿，我担心来硬的降服不了，倒起了反作用，万一跑竞争对手那儿去还真就麻烦了。玉帝老总慧眼识仙儿，还是大舍恩慈，给他个有官无禄的空头衔儿吧！”

“有官无禄？”玉帝琢磨，这老白究竟是为了什么。

“封他个‘齐天大圣’，给个总监级别，只发基本俸禄、三险一金，只给报销日常出租票和手机费，没什么具体任务，不扛香火指标，其

他也不给啥费用，让他自由支持凡间半仙儿吧，差旅费嘛，谁请谁出！倒得个安生放心。”

“嗯，就按老白的意思办吧。”玉帝长出了口气。

从那儿开始，天宫里“大圣”越来越多。

午饭后，办公室。

咕儿呱、咣当，咕儿呱，咣当，轰，轰！

胡昑玩青蛙吐球球。

红红绿绿眼花缭乱，突然冒出个白球儿，不对啊，这里面好像没有这么白的球。胡昑揉揉干涩双眼，定睛一看，原来是太白金星把脑袋挤到屏幕跟前儿。

胡昑赶紧按了暂停，站起来：“您好，金星老总，失迎，失迎！”

好小子，你真行！这是多少关啊，我咋没玩过呢！老白正看着屏幕琢磨着，胡昑突然站起来，把他吓了一跳。

“哟呵，游戏玩得不错啊，这是多少关啊？”老白盯着屏幕问。

“嘿嘿，瞎玩儿呗，没您老玩得好！”胡昑应承着。

“上班不好好工作，就光玩球球啦？”老白扭头问胡昑。

“唉，这不没什么事儿干嘛！”胡昑挠挠耳朵。

“是没事儿，还是不想干事儿啊？”老白有些严肃。

“反正没什么意思。”胡昑瞅了眼电脑屏幕。

“听说你嫌弼马温官儿小没意思？”老白问胡昑。

“咳，这事儿啊。喂马这事儿用不着我费心，他们干得都不赖。”胡昑懒得提。

“喂马是小事，听说你上午得罪了李老杯，那帮武将不干呢！”

“我怎么得罪了？是他们欺负我！他们不干能怎么着？”

“我说你就是年轻！为这玉帝老总都生气了，得亏我顶着雷好话说了一箩筐。你小子，忒不知道个好歹儿！”老白埋怨着胡昑。

“不过在天宫干着确实没什么意思。”胡昑还是没心气儿。

“你怎么就想不开呢！玉帝老总说过，‘凡授官职，由卑而尊’，慢慢来，着什么急呢？你觉得当个总监级的‘齐天大圣’就有意思啦？”老白又盯着电脑屏幕，若有所思。

得意忘形（4）

“那起码是对我凡间业绩的认可！”胡昑挺起胸脯，脖子一挺。

“你要真当了总监，可得干出点样儿来，不能往我脸上抹黑、让玉帝老总失望啊！”老白歪头斜眼儿，嘴角挂着笑，用手指着胡昑说。

“玉帝老总同意啦？”胡昑觉得，自己有能力，终要被认可。

“我来就是告诉你，同意啦！”老白说。

胡昑觉得有股血从脚底板，一下子冲到天灵盖，两眼闪光，咧着嘴说：“谢谢金星老总！”

“别谢，你就告诉我，这青蛙吐球球是怎么玩到这关的！”老白一本正经。

“道可道，非常道，我也忘了怎么玩到这关的了。”胡昑确实忘了。

胡昑不再喂马了。

没几天，胡昑在仙园儿的办公室换到了阴面，冬冷夏清凉。门口贴上“齐天大圣府”，内设安静桌、宁神椅，天宫想让胡昑冷静冷静。

当了大圣，面向凡间到处支持业务，虽然费用都是凡间各地承担，但毕竟风风光光，半仙儿敬着，百姓拜着。那日子，阳光格外灿烂，小风格外抚面，夏利车格外耐看！

这才是天宫大仙儿的日子！

当齐天大圣就是好，谁说心不能与天齐！

胡昑也成了满天飞来飞去的大仙儿。

坐飞机就是比火车快，打出租就是比挤公交舒服，酒店铺上毛毯子，就是比板砖软和！早晨还在南海穿背心呢，下午就到北洲穿棉袄了，你说不把行李箱子装个轱辘拉着，行吗？

莅临凡间，他也算是天宫下界的仙儿，胸脯儿挺着，破包儿有小半仙儿给拎着，得瑟，走起路来屁股左右直晃悠。

以前哪有机会花着公家的银子，游山玩水在地图上画蜘蛛网啊！这回可好，从南赡部洲，到北俱芦洲，从东胜神洲，到西牛贺洲，内蒙草原骑过马，长江边上登过楼，鼓浪屿上听过涛，西湖边上看过妞！你说天宫的业务怎么没开到西藏呢，藏地羊皮书都翻过好几遍了，就没个机会去转转！

胡昑春风得意，不出差的时候，在天宫仙园儿这殿转悠转悠，那宫溜达溜达，见了三清称个“老”字，与那九曜星、五方将、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老群仙儿都以弟兄相称。见了凡间老总，老兄老弟地勾肩搭背，见了各地大仙儿，也翻茶索烟、拍头摸背。虽说他帮着凡间各地半仙儿除了不少妖魔、争了不少香火，可他那牛气劲儿过了头，半仙儿老总虽没吱声，手下那帮兄弟，冲胡昑后脑勺行过N次白眼礼，冲他*伸过M次无影脚……

齐天大圣傲气十足的说法，已经传遍了整个天宫凡间。

得意则忘形，忘形则无拘，无拘则逾矩。

天宫会议很多，和凡间一样，文山会海。

每月例行总裁办公会，众仙儿正在议事。

许旌阳真人得了机会，俯身向玉帝启奏：“玉帝老总，听说胡昑借着出差游山逛水，和各地大仙儿称兄道弟。他本来就不安分，要真和各地老仙儿交情深了，恐生事端。我觉得，是不是给胡昑些具体工作啊？”

玉帝觉得许真人说得有道理，那胡昑本来就是心神不宁，如果不严加管教，好好使用，必生灾祸。玉帝便说：“胡昑在仙园儿里吗？让他来一下！”

胡昑听说总裁会叫他，心清气爽，一阵风儿似的推门进来，当着众仙儿问：“玉帝老总，有什么事啊？”

“我看你最近干得不错，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给你安排个好事儿，咱天宫有个香火大户，你盯一下吧。这大户可是天宫创业时王母

娘娘拓荒所种、多年来亲手培育经营的，年年都有收成，你要看管好、服务好！”玉帝指示胡昑。

得意忘形（5）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胡昑听说是个大户，还是自己负责看着，知道这是机会，嘴咧到耳朵根儿。

哈哈！机会终于来啦，我胡昑这回也有自己的客户了！

天下掉下个大馅饼，傻子拣了就往嘴里塞。精明点儿的，不说躲吧，也先观察观察，掂量掂量，实在不行，先喂个小猫儿小狗儿的试试，看是否被下了药，别一睁眼弄个手机飞钱包丢的。看那些江湖骗士，哪个有用猫钓鱼、狗剔骨头、黄鼠狼看鸡呢？

所以，天上掉的馅饼砸着你，千万不能吃。

好事儿莫名奇妙降到你头上，也千万别高兴。

就像看的这个香火大户，肥肉会白给胡昑吗？

可胡昑那个高兴啊！

做客户，当然得有费用吧，先借点儿钱花花！

胡昑直奔天宫土地总庙，土地问：“你来土地总庙干嘛？”

“借款！”胡昑终于能挺直胸脯和土地说话了。

“借钱，借钱干嘛？”土地白了他一眼。

“我……”胡昑无语。

土地老儿，如何这等牛？整天蹲在土地庙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也就抠抠数儿、画画表儿，给天宫挣不来一分香火，光知道坐这儿穿红带绿擦脂抹粉，鞋跟上插个铁钉儿，嘎嘎的到处打眼儿，牛啥呢？我们顶风冒雨、辛辛苦苦挣回来的血汗香火钱，都被尔等闲人花销了！

土地觉得反应如此温柔，莫名其妙，抬头一看，原来是个新面孔。嗯，既是新仙儿，怎么也得给他上上课！便高抬头，脸与天地平行，下斜眼，缝儿里瞅胡昑，说：“这银子可得省着点儿花，该吃的吃，不该吃的别乱吃，该打车打车，该坐公交还得坐公交，给百姓客户买个香贡桌儿啥的，得比质比价，不能买贵了……！”

胡昑纳闷儿，这土地，怎么还管如何做香火业务啊！

土地见胡昑皱着眉没说话，便继续说："告诉你，这每两银子，可都是玉帝老总年度预算会上，亲自审过的！天宫预算，一年一大做，半年一大调，一季一小调，特殊业务特殊处理，弹性灵活。对了，你要报销啊，过三千找部门老总签字，过六千找副总裁签字，过九千就得找王母娘娘签字啦！记住，不允许超预算……"

胡昑被那土地磨叨的脑袋直大。

看来，天宫总公司也是有预算的，小心谨慎花每分，笔笔费用娘娘审！

蟠桃园这家大客户，带给天宫的香火贡奉就是大鲜桃儿。胡昑就负责按时把桃儿种好，按时按季由天宫采摘，然后按业绩完成率考核胡昑。

这桃子可是好东西，补中益气、养阴生津、润肠通便！可白胡子老中医说了，要是有爱上火的，吃多了不但不管用，反而"火上浇油"，火气要不走上路烂嘴生呛的，就走下路，让你出恭时咬牙攥拳，登地崩劲！胡昑哪儿知道这个，没人教过。

耕种经营蟠桃园的费用，既是公家银子，还不玩命儿造！

胡昑白天吃喝、晚上卡拉，昨天送礼，今天搓泥，那日子才舒服呢！

鲜桃熟了，香火收成应该是天宫的。

虽说胡昑不曾往花果山快递桃子，让兄弟们尝鲜儿，但也自做聪明，号称打点蟠桃园各方关系、酬谢龙王雨神支持、感谢合作伙伴添粪捉虫儿，从业绩收成中苛扣出些来，把买金钻首饰、白膏黑粉，自己头顶、脚踩、身束、腰扎的昂贵行头，连同吃饭洗澡、泡吧抠脚的发票拿来顶账，变成银子装回自己腰包。

有时候挺无奈，土地跟得忒紧，每回收成确认、费用报销，总问这问那的，胡昑心想你个土地，又不懂降妖除魔、香火业务，管那么多事儿干嘛，不得已撒点儿小谎蒙混过关。

得意忘形（6）

偷桃子吃的，不只一个仙儿吧！

暗扣香火收成的，谁扣谁知道。

作为职场新仙，立足未稳之际，贪财求名是大忌。

可偏偏就有命中活该的猴子，注定倒霉的胡昑！

不是没有管桃园儿的经验，花果山上桃树多了，都是胡昑率领兄弟们自种自摘，管得好着呢！而天宫里的蟠桃园，就那么一家大客户，心思气力和所有的银子不得已都花在这一家身上。

胡昑光顾着和大客户蟠桃园的几个掌事吃吃喝喝，钱没少花，项目谈成的却不多。眼看着月月香火业绩排名落后，马上要到年底，又是召集各地大仙儿开年度计划发布会的时候了。

不知从哪年开始，这会议定名为“蟠桃盛会”。

为准备资料，也是关心自己地盘的收成，王母娘娘让七仙女统计收入情况，与分管大户的土地碰个头，把这一年来蟠桃收入、耕种费用统计清楚。

七仙女到了天宫土地总庙，见了土地电脑就要查账，土地连忙拦住说：“今年蟠桃园这个大户，由新来的胡昑负责，是不是跟他打个招呼啊？”

七仙女都是富贵门里有家教的仙儿，懂规矩，个个京巴儿似的看着土地给胡昑打电话。可胡昑电话怎么也接不通，准又是灌了点儿猴尿，手机不定在哪个澡堂子衣柜里睡着了！

土地半天找不到，转头和七仙女说：“要不，等胡昑回来再说吧！”

“那可不行，王母娘娘着急要数儿呢，今晚各地大仙儿接风宴上，还想先内部通报，需要的话还得调调改改，明天一早大会上老板还要公布呢！”有仙女细声嫩气娇滴滴地说。

“就是，虽说蟠桃园香火收成不多，但这是王母娘娘的地盘啊，再说了，今年又强调大户经营，玉帝还想把蟠桃园搞成持续经营的样板，推广大户经营经验呢，没这数儿可怎么办？”另一位仙女拿大帽子吓唬土地。

“老板娘等着要数呢，统计不上来，咱们都不好交待，要不先查着，统计多少算多少吧！”还有的仙女出主意。

土地听了胆战心惊，无奈打开电脑让七仙儿自己查看。七仙儿一看，吓得可不轻，一个个原本红扑扑水灵灵的小脸蛋儿，立马儿跟霜打了的秋茄子，蜷缩得像个核桃，个个握拳头痛惜，唉，昨晚面膜又白贴了！

原来，胡昑的费用花了百分之九十五，香火收入完成才不到百分之六十！

王母娘娘要开会了，怎么和股东们交待啊，还想拿蟠桃园树样板呢！

胡昑也是，费用花了不老少，有仙儿早就劝他，多私下往说话算数的仙儿送送，或让土地尝几个，给做做花账蒙混过关，可他光抱着那几棵九千年一熟的桃树死啃，整天吃啊喝的，只收了点儿尾款，没剩什么大果子。

七仙女正忙活着，胡昑到财务报销来了。

胡昑一看七个仙女又查账又算数的，以为在审计他，急着嚷嚷：“有啥好查的！今年耕种费用这么紧张，也没几天了，可别再给我削减预算了！”

“天宫马上要召开计划发布和大户经营研讨会，发布天宫明年的策略计划，这蟠桃园是个大客户，还想拿它包装样板呢，怎么就这些收成？”七仙女心急如焚，担心被王母娘娘骂。

“哦？计划发布会？还要研讨大户经营？都请了哪些仙儿参加啊？”胡昑觉得这会应该挺有分量的。

“这会每年都开，西天佛祖、菩萨、罗汉，十洲三岛仙翁，五方五老，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海岳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世地仙，各宫各殿大小尊神，都会来开这个年度蟠桃嘉会。”七仙女带有怨气，不屑地瞅着胡昑。

得意忘形（7）

“哦？我怎么没接到通知啊？邀请我参加了吗？”胡昑纳闷儿。

“没听说。干部系列、有股权激励的都参加。”仙女儿白了胡昑一眼。

“我刺儿溜喂，我好歹也是个总监，也算是干部啊，怎么没通知我呢？咦，怎么也没听说给我股权激励啊？再说我如今负责大户耕种经营，研讨会上怎么也得听我介绍介绍经验吧！”胡昑自己嘀咕着。

“反正往年都是这样，没听说今年有什么变化。”仙女懒得理胡昑。

以前这样就算了，今年我胡昑升天宫任齐天大圣了，应该不一样吧？怎么也得算我一个！没有我这个管蟠桃园的齐天大圣参加，那还叫什么计划发布会!发布给谁啊!

找准自己的位置，比干好自己的工作更重要。

偏胡昑就不服，非得闹个明白。

胡昑把发票卷成个卷儿，胡乱塞在兜里，转身直奔天宫会议区。

刚到电梯口，胡昑便碰见来开会的光脚大仙儿。

胡昑脑袋灵光，低头心生一计，迎面就问：“光脚大仙儿上哪儿啊？”

光脚大仙儿说：“不是年度计划会嘛，通知说去翻箱倒柜会议厅，我先去看看。”

“嗨，你还不知道呢，玉帝老总让我通知各位，先去王母娘娘那儿交年贡土特产，签到领资料，然后才去会议厅呢！”胡昑当大圣接触各地大仙儿，知道有这规矩。

光脚大仙儿性格豪爽，也就信了，自言自语嘟囔着：“奇怪了，以往给王母娘娘的年贡土特产，连给孩子们的红包，都晚上直接送她家去啊，怎么现在就让去呢？经济危机了，难道西方金融海啸，王母娘娘也被呛着了，不至于连这点小钱儿也着急扔股市里被套了吧！”

胡昑眼睛转了圈儿，有了，我直奔翻箱倒柜厅！

进来一看，原来这里是招待晚宴。

哎哟哟，那个豪华啊，背景板描红画绿，贴了整面墙，上上下下架满了老鼠眼似的水晶灯，宽大的横幅猪血色儿，上写着黄金大字——“天宫总公司年度总结暨计划发布会”。

主席桌上铺了红绒布，皮椅上放了毛靠背，再看那排排圆桌上，咧嘴待掰的石榴，长的香蕉，黄的桔子，紫的葡萄，火龙果，猕猴桃，冬西瓜，秋核桃，黑白瓜子，黄红梨枣，也就是图个好看老仙们谁吃那个……

摆盘子的小妹和翻箱子的大哥，在那儿搬桌铺布，拉椅拆箱。

天宫办公室、市场部、采购部那帮老仙儿，这回可肥大了！

这晚宴不定得花多少半仙儿的血汗钱啊！办完这晚宴，那帮仙儿差不多挣够退休金了吧！怪不得那些部门每两年就换主堂掌事呢，也是，要是供应商和他们混熟了，年年肥了那几位老仙儿，那哪儿行啊！换一任掌事，换一茬供应商，那群会务公关公司的虎狼大哥、玉面狐狸们还不得从头托关系，真金白银、糖炮*轮番轰炸，有油群仙儿沾啊！

胡昑想到这些，心中不由火气上拱。看看人家，我胡昑做香火业务，花那俩小钱儿，抠那俩小枣儿，算个甚啊！光行那帮老仙儿揩油捞果，就不行老子也摸一把？

青春气盛，血往上一顶，啥事儿也都干得出来！

年纪轻轻，老老实实多好，老仙儿们品龙肝尝凤髓、塞熊掌对猩唇、品蟠桃吃参果、喝玉液饮琼浆，跟咱有啥关系呢？

这些玉液琼浆，年轻的胡昑偏就瞅见了！

胡昑扒望着小眼儿观赏看不尽，心里不平衡，正嗔骂着，闻得阵阵酒香扑鼻。忽转头见走廊几个摆酒仙官，开了几坛御酒往桌上放。

不像孙猴子有瞌睡虫儿，胡昑随身也没带着蒙汗药，放不倒那些酒官力士。胡昑慢慢靠上去，趁他们不注意，从箱里抽了瓶，迅速夹

在西服里胳膊肘底下，径直拐进了厕所。找个雅座，插上插销，咕咚咕咚灌了下去，这酒相当不赖，就是有股邪味儿。

权当借酒浇愁吧，谁让蟠桃会通知名单上没咱呢！

胡昑就着劲儿喘了口气转身出来，顿觉得血脉通畅，如腾云驾雾一般，迷迷糊糊在天宫仙园儿里转悠起来。

头重身轻，脚下无根，胡昑不知不觉转到了33号楼，这不是天宫祖仙儿太上老君的兜率宫吗？怎么转来转去跑这儿来了？

胡昑迷迷糊糊进了楼，顺着走廊晃悠，尽头是间双开门的办公室。一推，咦，没锁啊！桌上的茶水还冒着热气儿，烟也像是刚掐的。咱也进进祖仙儿的办公室，坐坐祖仙儿的黑皮转椅，软软乎乎包着屁股，摇摇拧拧，*！

转了几圈儿，抬眼望，桌上有个葫芦夹子，标着“机密”二字。胡昑借着酒劲儿打开一看，咦，鸡肚集团、耳撕烂协会、没森林公司，都是业内大公司。胡昑定睛观看，有张纸上手写着几个字：鸡肚集团叶儿酥老总五十万，耳撕烂协会摸还摸得老总八十万……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这说出来要人命啊！

胡昑的心像被猛击的高尔夫球，憋足了劲儿直射飞出，飞到对面楼上，把玻璃撞个粉碎。

胡昑想，混了这么长时间，连点儿天宫机密都还不知道，拿什么护体防身呢？今儿看见算是有造化。他随手抓起张纸，抄了姓名和数字，卷成了个卷儿，塞在西服兜里。?滋滋地仰头靠在黑皮椅上，心想，我胡昑这回吃了金丹有了铁卷，看谁能把我怎么着！胡昑美着，定睛一看，靠，正对面有个吸魂摄元像头！

胡昑一机灵，酒顿时醒了几分，不好，闯祸了！

他立即逃出兜率宫，没敢坐电梯，顺着安全通道步行梯狂奔。

唯我独尊（1）

无尽的黑暗。地狱里青面獠牙的小鬼儿，用烧红的铁钩子揪住胡昑的舌头使劲儿朝外扯，嘶哑着问：“胡昑，说，你究竟干啥了？”

你舌头被揪住了还能说话啊，这不是成心不让说话吗！胡昑想说也说不出来，更别提记不起自己干什么了。

那小鬼儿见胡昑意志如此坚定，更拿个小刀，顺着胡昑被抻出来的舌头，连嗓子一条条的剌开，撕成根根肉条儿挂起来晾干，等天阴下酒用，痛得胡昑连唾沫都咽不下去……

用了千斤的力量，使出吃奶的劲头，鼓了许久力量，胡昑才把眼皮睁开。

好黑的夜啊！刚刚那梦着实吓人。

胡昑口干舌燥，脑袋木然，浑身无力，心慌气短。实在是想喝口水，挣了半天，身体丝毫未动。算了，发发内功吧，便气守丹田，摒气宁神，绞尽脑汁，使劲想了半天酸梅和山西老陈醋，才勉强挤出几丝涎液，如甘露般慢慢咽下去。

恍如隔世，胡昑慢慢记起来，他曾经把瓶茅台就着瓦斯味儿直灌到自己嗓子眼儿，瓶子好像塞在哪个洞里了。原本想回自己齐天大圣府眯一会儿，可不知黑白哪个无常把他的魂儿引到了太上老君的兜率宫。

哎呀，大事不好！昨天贴的发票还没报销呢！

手指慢慢移到裤兜边上，好在那卷发票还有，顺手还摸到了张纸。

嗯？胡昑想了好半天，哦，可能是昨天从太上老君那里抄的什么资料，难道是金丹暗卷？渐渐清醒，越来越明白了，他突然觉得胸腔发空，又觉得压了块千斤重石，更像有百只小鹿儿在顶……

这帮仙儿能把老子怎么着呢？

懒得想。

七仙女虽说笨了点儿，加加减减没什么问题。晚上八点没过，七仙女就从土地总庙凯旋，向王母娘娘献上辛苦采集的成果。王母娘娘一见，又气又急，责骂到："怎么只有这点儿收成！"

七个仙女虽被骂，也琢磨着天宫很久没好戏，乏味死了，好不容易要有热闹看了，幸灾乐祸地说："天宫各地大户，总体完成还行，只有胡昑负责的蟠桃园收入完成不到六十，耕种经营费用倒花了九十多！"

"真的吗？"王母觉得事儿出在自己地盘上，很没面子。

"是真的。当时我们还想细问问，那胡昑连理都不理，转身就走了，连手里拿的发票都没报。这种凡间难找、天宫稀少的野生货色，还是贬下界好！"仙女恐怕事情闹不起来。

王母娘娘听报，问题严重了，还想把蟠桃园当成天宫大户经营样板儿宣传，让各地半仙儿学习经验呢，怎么反倒搞成这样？按说浇水施肥、捉虫打药，费用没少报，收成应该也还过得去啊？

俗话说，不是天灾，就是人祸。

今年没天灾，必定是有仙儿闯祸！

敢在我王母娘娘园子里动土，不能便宜了那家伙！

王母娘娘直接钻进玉帝办公室，可能是去倾诉。

当太上老君边敲门边轻轻一推，看见王母娘娘正在和玉帝低头咬着耳朵。

嘿嘿，这么多年夫妻了，挺新潮，还整办公室恋情，羞得太上老君急忙转身欲走。

玉帝连忙起身相迎："老君，别走啊！"

老君扭过身，朝玉帝和瞪着他的王母娘娘点头弯腰，呵呵一笑说到："玉帝老总，没事儿，要不，您先忙？"

"不忙，王母和我说说蟠桃园的情况。你有什么事儿？"玉帝说。

"哦，我正在准备关系营销的内部汇报材料，涉及打点各方关系的机密，谁想到有仙儿闯进我的兜率宫，把那些资料抄去了！"老君愁眉

不展，他这是听监控保安汇报给他的。

唯我独尊（2）

“这可得了！”玉帝悚惧。

就在这时候，敲门声响。

“进！”玉帝高喝一声。

光脚大仙儿推门进来，见老君和王母也在，毕恭毕敬地说：“玉帝老总，我收到邮件通知，来天宫报到开会。谁曾想碰见胡昑，他说您要我们先去王母娘娘那儿签到领资料。等我去了，谁也没见着，想过来问问什么情况。”

玉帝听报，大惊道：“小小毛头，竟然假传我旨意。难道蟠桃园的事和老君资料的事，也和他有关？秘书，马上通知审计监察部纠察灵官调查实情！”

纠察灵官可不是个等闲仙儿，在凡间做半仙儿混迹多年，年纪大了，想回天宫养老。玉帝不想养闲仙儿，见他机敏灵光，特别是难得的忠心耿耿，便安排他去了审计监察部。那家伙，也真如肚里虫儿一般，玉帝偶尔当众放个屁，那家伙都会脸红，在现场的仙儿都以为是他放的。

纠察灵官门路神通，没用多久便掌握得清楚详细。

灵官回到玉帝办公室，俯身说：“玉帝老总，捣乱的就是胡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灵官将调查情况做了具体汇报。

玉帝大恼，随即发邮件通知李老杯、四大天王等得力大仙儿，并抄送给业务线上相关仙儿，要求李天王挂帅全面调查，查出问题严惩不待，要求众仙儿引以为戒，汲取经验！

领导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领导不提醒、不处理不代表不知道。一旦触及到大局，很多不是错的事情也是罪过。

深夜。

“丢，丢丢，铛当当铛，咣当当当……”

胡昑被手机铃声吵醒，迷糊着双眼，枕头边儿上摸索半天，拿过来翻看，真刺眼！又养了会儿神，才看清来电显示是九曜星官。

九曜恶星？哦，想起来了，他也算天宫武将的一把降妖除魔好手！当年整个金融行业的当铺票号，就是这个恶星帮着创业打下来的，现在担任着天宫金融行业总监。管金融的找我干嘛？挖我吗？他个总监挖我，说了算不算啊？莫不是……

该来的总会来，不该来的，抠地缝儿钻鼠洞也找不来。

接，还是不接，这是个问题！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还怕他个鸟儿不长毛！先晒晒这疯指病的家伙，不要以为谁的电话都能拨。

电话哑了。

胡昑心里暗笑。

今天有觉今天睡，哪管门前是与非！

刚闭上眼睛，又丢丢铛铛起来。有没有天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不就是个金融行业总监嘛，有什么牛的，哪天老子把你手机给扔茅坑里！

胡昑一手把电话擎到耳边，一手捂着小声说："九曜星官啊，我正在和客户老总谈事儿呢，有事回头再说吧！"说完啪一声扣了。

不过十分钟，手机又响，胡昑一看来电显示：李老杯！呵，堂堂主管业务的老仙儿啊，给我打电话，有面子！

"喂，你好。"胡昑接通电话，装作不知是谁。

"我是托塔李天王。"电话那头说了句。

"哦，是李老……，李老总啊，您好！"胡昑很久没听到这个称号，觉得挺新鲜，哦，对，这本来就是人家名号嘛！

电话里具体说了什么，胡昑没和别人讲过，总之，李老杯讲了一大通，说天宫老仙儿们道行多深，有多阴险，别理他们，还说胡昑你小子要是不好好干，可惜了。

胡昑觉得这事儿蹊跷，但怎么蹊跷，说不上来。

天宫里高精尖兵器多如繁星，飞龙杖、天罡刀、芭蕉扇儿那么多宝贝，哪个收拾不了他？李老杯又掌着业务线上的生杀大权，用不用个总监，那岂不是手指一哆嗦的事？

唯我独尊（3）

看来，还是我胡昑有能力，老仙儿舍不得我啊！

胡昑虽然还蒙在鼓里，但他总隐隐约约感觉到，天宫里头，有事儿！

玉帝办公室。

玉帝刚给李老杯等仙儿发了那封邮件。

光脚大仙儿有眼色，已退了出去。

开朝的老君、主内的王母娘娘没走，当着玉帝的面儿开始你一句我一句，明着堵词儿，暗里掰腕儿。王母娘娘主掌天宫总公司香火贡奉大权，老君也不是个等闲仙儿。

能被称为混元之祖、太清之尊，太上老君自是不简单，五千玄言囊括乾坤，天下信奉修道者无数。他更是天宫总公司文官一把手，创业之初，凭着他白天搞需求，晚上搞研发，日日警醒，时时推广，才使得如今的天宫处处有土地，年年有贡吃。到如今，老君在天宫总公司发展战略、产品方向、干部任命的事上都有着超重的话语权，那是相当的牛！

物极必反。

时间长了，天宫其他口儿，特别是道法推广、生产运营、行政人事等，对老君大权独揽、位倾朝野也是颇有意见，特别是李老杯那帮。凡是出点儿猫三狗四、鸡飞狗跳的事儿，他们又不能说是玉帝的问题，只能把流言蜚语唾沫星子抛到老君身上，不是老君战略偏差，就是策略不对，不是道法方案产品不行，就是炼成的降妖除魔兵器差劲儿，反正没一点儿好。

让老君更失望的是，玉帝也开始防着他了。

话说回来，玉帝做事何等高明，老君有这种感觉就对了，就让你收着点儿，压死了不行，压死了，谁替天宫拉磨啊？

老君也觉得，仙间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自己管这块儿事，老牛拉重磨，何况赶牛的有增无减，磨上坐的日益增多，指手划脚、冷嘲热讽的到处都是，老了，越发觉得没力气了。想当年，老君不满世事西出函谷关，退一步海阔天空。若老君眼下在天宫也退一步，拉西方灵山如来入伙，帮老君分担点儿压力，倒也不是坏事。

这会儿，玉帝办公室里，老君、玉帝、王母娘娘，三位祖仙儿又开始老调重弹——是否请灵山如来空降天宫任职！

“不行，那绝对不行！”王母娘娘极力反对。这么多年的苦心经营，凡间的山神、土地谁不敬着她王母娘娘，如来真的空降，凡间半仙儿常年四季五节给王母娘娘的年贡和孩子们的红包还会有吗？天知道能变成什么样儿。

王母、老君还在争执。

玉帝在那儿手托着下巴，看着茶水冒热气儿，茶水面有个泡泡，泡泡边上有个茶叶棍儿，棍儿上好像是个小死飞虫！这帮鸟仙儿，买茶叶都糊弄老子！

开晚宴的翻箱倒柜厅。

灵山公司南海办事处主任观音菩萨，带着秘书惠岸行者前来参会。

观音放眼观看，众仙仨一群俩一伙儿议论纷纷。有嘴快多事的仙儿，把胡昑的事儿说与了观音菩萨。

观音说：“既然会还没有开，咱们还是去和玉帝见个面吧。”

众仙儿怡然随往。

玉帝通明殿前，四大天师、光脚大仙儿等，都在那儿迎着菩萨。

众仙儿说：“玉帝老总正烦恼着，让李老杯处理胡昑的事，还没信儿呢！”

大多仙儿都以为是小小的胡昑扰了蟠桃宴，只有个别仙儿发现，会议邀请了如来佛祖，可如来就是没到！有聪明的猜到了个中缘由，

这场折腾，可能跟去年蟠桃会佛法讨论的事儿有关！观音的出现，代表的不是观音，而是如来的佛法，或许还有玉帝的态度。

听说观音要拜见玉帝，天师邱弘济赶紧转身通报，台阶好像突然长了几寸，把天师拌了个趔趄，直扑进门去。

唯我独尊（4）

玉帝听着耳边争争吵吵、你来我往的噪音，盯着那个小死飞虫儿，正琢磨着，这小虫儿究竟是飞进屋子里掉进杯中，还是茶叶里自带的呢？出了这事儿，是罚清理卫生的，还是骂采购茶叶的呢？很是挠头。

正思索着，“扑通”一声，邱天师撞门而入。

口水四溅的王母，静心无言的老君，正在挠头的玉帝，都被吓了一跳。

“干嘛呢你？”王母喝责道。

“启禀玉帝老总、王母老总，观音来了！”邱天师赶紧爬起来说。

玉帝挥了挥手，示意有请。

观音推门而入，众仙儿也都跟了进来。

虽说玉帝的通明殿是全天宫里最大的办公室了，可毕竟仙儿太多了。再说各方大仙儿今年香火贡奉的收成都不太好，没有哪个愿意站前边。玉帝办公桌前稀稀拉拉，后边靠墙根儿倒挤得鼻子尖啃着后脑勺儿。

观音进来，先与玉帝礼毕，又与老君、王母相见，才开口问：“玉帝老总，天宫今年的蟠桃盛会，准备的怎么样了？”

众仙儿闻言暗惊，我说观音姐姐，您这不明知故问吗，别故意给咱玉帝老总添堵了！

“以前每年开会，都欢欢喜喜顺顺利利，今年太乙散仙儿胡昑捣乱，白折腾各位了。”玉帝有气无力地磨叨。其实，玉帝并不是为胡昑心灰意冷，而是对王母娘娘与老君的矛盾，为天宫李老杯，为不争气的群仙儿郁闷，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观音，以及观音背后的如来佛祖、灵山公司。

“哪个胡昑啊？”观音问，就好像不知道似的。

玉帝心想，你好忘性啊，看我笑话乐乐就得了，不至于如此吧！

“就是原来花果山调上界来的那个半仙儿……”玉帝把情况说与了观音。

众仙儿奇怪，这点小事儿，玉帝要当众讲与观音？难道和观音有什么关系吗？

观音听玉帝说完，转身跟惠岸行者说：“惠岸，你先和李天王联系一下，看情况怎么样，如果有机会，你也亲自给这个胡昑打个电话，把真实情况搞清楚，回来告诉我！”

惠岸茫然地看了眼观音，不知用意，边琢磨着边去找李老杯。

王母娘娘在那儿瞪眼看着观音，心想，玉帝让你观音出招儿了吗，我们用得着你吗？天宫的事儿，灵山总掺和什么啊！

观音笑而不言。

李老杯办公室。

“爸！”惠岸施礼。

“你怎么来了？”李老杯见惠岸来了，奇怪他为啥不在灵山陪着观音。

“哦，我和观音老总到天宫参加蟠桃计划会，她听说玉帝老总让您处理胡昑的事儿，就让我来看看情况。”惠岸答复。

“哦，观音来参加会了？如来老总开会来了吗？”李老杯关切地问。

“没有。灵山那边就观音老总和我来了。”惠岸说。

“奇怪……”李老杯若有所思。

“爸，事儿处理得怎么样了？”惠岸不忘使命。

“哦，这是小事儿，我们正安排仙儿和胡昑谈呢，那小子老不接电话。”李天王心思根本没有在胡昑身上，他知道，他也不能把胡昑怎么着。他关心的是如来为什么没来参会，为什么是观音来了。

惠岸听说，便掏出手机：“爸，胡昑不接天宫的电话，我用我手机试试。”

“嗯。你是灵山的仙儿，跟着观音混日子，想必胡昑应该知道，试试吧。”李老杯觉得，灵山那边来处理胡昑的事比较合适。

惠岸跟李老杯要了胡昑号码，拿着手机走到楼道，拨了出去。

胡昑自打放了李老杯电话，心里很是得意。

舍不得我吧，谁让我有浑身的本事，是天宫离不了的仙才呢！哼，这帮笨手笨脚不懂香火业务的家伙。再说了，我手里握着天宫机密，看谁怕谁！逼急了，老子我……

唯我独尊（5）

正琢磨着，电话响了，是个陌生号码，好像是灵山公司的。灵山公司的手机是统一配的，前边的几个数字都一样。灵山，会是谁呢？

“胡昑吗，我是惠岸！”电话那头说。

“哦，惠岸啊！有事啊？”

“没什么事！领导安排，和你聊聊……”惠岸说。

“领导安排，谁安排的，为什么事啊？”胡昑问。

“观音老总安排的，不就是因为你在天宫的事嘛！”惠岸见怪不怪。

“哦……”胡昑想不明白，他在天宫的表现碍着观音什么事了。

胡昑和惠岸在电话里小声叙了会儿前情，惠岸又大声假装骂了会儿娘。

完事儿，惠岸回到办公室，和李老杯说：“爸，胡昑这散仙儿顽固不化，还是给玉帝老总回个邮件，请求救兵吧！”

回邮件？扯！这丢人事儿，怎么能回邮件呢，还是发短信求助吧。

自从有了手机之后，短信的威力甚至大过了电话和邮件。

玉帝老总手机一振，是李老杯的短信。

看完手机，玉帝抬眼瞅观音，观音也在笑眯眯地看他，心里越来越清楚了，李老杯父子到了一块儿，会穿两条裤子吗？天宫多好的前景，才发展到这个规模，众仙儿就光顾着拨拉自己的小算盘儿，偏拧不成一条绳儿，众叛亲离了！

玉帝想着想着，笑了：“小小一个散仙儿胡昑，能有多大能耐，连李老杯的面子都不给，李老杯还好意思说另请高仙儿！”

话音未落，观音说：“玉帝老总请放心，我举荐位仙儿，可搞定胡昑！”

“谁啊？”玉帝心想，你又要出什么妖蛾子？

“您的外甥，显圣二郎神，现在灌洲灌江口自己做了独家代理，自享一方百姓贡奉香火，小日子过得不错。当年曾力诛六怪，又有梅山兄弟与帐前一千二百草头神，他哪号仙儿没见过，什么样的果儿没吃过？黑道白道都走过，红顶绿顶都顶过，神通广大！不过他不是天宫在职的仙儿，听调不听宣，请他和胡昑谈谈肯定能行！”观音说到。

观音很清楚，李老杯不是没能力，当然，燃灯古佛也和观音说过李家的事儿，灵山这边不发话，李老杯自然要留些面子。

观音觉得请二郎神也算个试金石，为这她没少与如来商量。

如果玉帝不希望灵山介入天宫，而是靠自己掌握，那么把二郎神调上来，制衡一下李老杯，天宫的政治格局将被打破，必将引起天宫重新洗牌，至于怎么样无所谓，至少表明了玉帝暂时还不想借助灵山如来的力量。如果不重用二郎神，那么收拾天宫这腐朽摊子，灵山如来的可能性更大。

玉帝听观音提出请二郎神，心中极为不爽。

好你个观音，看来真要搞出点儿名堂来，又把我外甥当众摆出来寒碜我！当年我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此男子，曾经斧劈桃山救母不服管教，不就是我妹妹非要给他找个工作，天宫便安排他做了个独家代理，自守一方保佑百姓，独自搞点儿香火度日。我一直没让二郎神到天宫来，就是不想落个“任仙唯亲”的名声。你观音现在把他抬出来，非往馒头上摆个苍蝇，诚心当这么多仙儿毁我的尊严，杀我的威风！

玉帝总觉得胡昑身上有灵山的影子，也背不住和灵山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冤枉千仙儿，不能使半仙儿漏网。为扼杀如来的念头，破解灵山的计划，玉帝对有灵山影子的仙儿格外提防，防范于未然，胡昑也不例外。玉帝想让胡昑监守自盗，找个机会整掉他，观音一来，反倒把自己也绕进去了！这些事儿，胡昑根本不知道。

事到如今，也只能应承着了。

没办法，这一局，玉帝认输了。

玉帝随即给二郎神发了邮件，这样写的：“花果山胡昑天宫捣乱，不仅偷仙桃偷御酒，还偷了机密资料金丹铁卷，搅乱了蟠桃计划会，天宫大仙儿处理不好，今特调你助力剿除。”

玉帝发完邮件，又发了个短信通知二郎神。

二郎神出身高贵，正值年轻精力充沛，正和他那六个兄弟喝酒。手机连振带响，急忙收取邮件，知悉详情，立即搭上快线航班，直奔天宫总公司。

胡昑与二郎神的会面，已是第二天早晨。

二郎神很小资，非要约在喝苦水、说鸟语的仙岛咖啡。

胡昑有些胸闷气短，手脚冰凉，不知天气原因，还是有些后怕。

胡昑觉得二郎神这小子长个东方胃，净喝西方水儿，真不是东西。不知道老子昨天喝多吐净了，现在还让喝这等苦水。胡昑便把无数包糖袋儿拆散，全倒进杯里，直到搅和不动为止。

“要想让我归降、把那东西交出去也行，你把你在灌江口的二郎神庙让给我，我也留个自食凡间香火的退路！”胡昑开了条件。

“去你的，想得美，你知道我是怎么熬来的吗？为了自食香火的二郎神庙，玉帝老总给我负责整个乌金煤炭的行业总监我都不干！”二郎神觉得自食香火比给天宫干自在多了。

“请你称呼玉帝舅舅！”胡昑一字一顿。

“……”二郎神语塞，那可是他一生的痛。

玉帝的通明殿。

玉帝、王母、老君、观音，连同众仙儿们，睁着眼的，两眼红得像注了铁水，有些撑不住的，闭着眼张着嘴打呼噜。诸仙儿知道，二郎神是天宫最后的赌注了。

观音没事和老君闲聊：“老君老总，你看我推荐二郎神怎么样，不错吧！估计现在已经谈上了。这时候只需要我发个短信，胡昑肯定归降！”

“不用不用，天宫的事，我来吧。”老君急忙掏出手机。

天宫的仙儿天宫搞不定，还让灵山来处理，也忒欺负天宫没老仙儿了。

二郎神巧舌如簧，唾沫横飞。

“胡昑，认请形势，别坚持了，回天宫来，不会有事。”谈话间，胡昑收到老君的短信。胡昑天灵盖一凉，老君怎么会给我发短信呢，我偷的可是他桌子上的东西！难道，他真不跟我计较？

赖也赖不了，别人给梯子，总不能当高跷踩吧！

胡昑实在想不出其他办法了，又说不过二郎神，只得听从。谁让他拼命花钱、胡乱报销，把天宫王母娘娘亲自栽培的大户蟠桃园的桃子吃到自己肚子里，惹那么大祸呢？

可回到天宫，玉帝、老君、王母娘娘会给他胡昑好果子吃吗？生死由命吧！

盛极致衰（1）

胡昑挺担心。

这次回天宫，定没好果子吃。胡昑暗想，多亏平时行善，答应同事到宿舍做俯卧撑，把床活动出个缝来！他把抄来的那张纸卷了个卷儿，塞在床底下的缝里。

想到天宫机密在手，心里坦然了许多，路上也有心看俩车亲嘴儿，车边俩仙儿在那指手划脚对骂。

回到天宫，四大天王和李天王诸仙儿那个热情，围着二郎神左边拉手，右边拽胳膊："辛苦，辛苦，还是您出马呀，您不出马，我们就得倒骑驴回老家了！"

胡昑站在那里，没仙儿理他。

"哪里哪里，这都是托玉帝老总洪福，各位神威啊！"二郎神谦虚着。

玉帝见胡昑被带回来了，想想胡昑所为，怒火又燃起来，命令审计监察部、仙力资源部、财务土地总庙、法务部等几位老仙儿轮番单独审问，严加监察，发现问题，严惩不贷。

玉帝看见二郎神，笑了，降妖有功啊，没有给舅舅丢脸！

当年封齐天大圣不是赏了两瓶御酒、十盆绿植吗，今天就赏二郎神御酒百瓶、金花百朵，让天宫那帮耍花枪的老仙儿们看看，清炒芥兰里飞进个苍蝇、香茹油菜爬着个肉虫——俺也不是吃素的！

玉帝当众一顿奖赏，美得二郎神没坐飞机，飘着回去了。

玉帝没想留用二郎神，看来，玉帝有更深的考虑。

胡昑坐在那办公室里，把烟屁股轮着抽了三遍。

好不容易听见门响，扭头一瞧，直想拼命撞墙去！

原来是搞纪检的女巫婆。

那老巫婆四十好几了还没结婚，她办公桌上，左左右右前前后后摆了八面镜子，据说这样能照见后脑勺儿的后脑勺儿。整天翘着兰花

指，口口声声像她那么纯洁的，比找个下蛋的公鸡都难！胡昑第一时间摒住呼吸，他知道，巫婆那开口迎风熏十里的功夫，可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

巫婆拿着胡昑的报销明细，一项一项责问每笔费用，哪天花的，和谁去的，找的小妞儿和她比谁漂亮什么的，直在屋里喷了个把小时增臭剂。

之后又有仙力资源部以辞退、通报批评，法务部又以盗取机密要起诉啥的几番威胁。胡昑只摒气敛声，闭目息神。这样既能压住胃里往上涌那些苦水拌糖，又尽可能少地吸进那股垃圾填埋发酵味儿，对来谈话的各仙儿木雕石刻一般，概不理睬。

许久，两腿越夹越紧，腰越来越弓，屁股开始慢慢向后撅挺，收缩丹田气，他们还说个没完，实在不行了，终于开口："啥时能让我嘘嘘啊？"

胡昑得了天宫超级机密，就像吃了御酒仙丹。天宫诸仙儿知道他爱上个天涯逛个海角的，也是担心他把这机密放上网晒晒，那天宫的股票岂不超级环保——节节绿啊！

得知审问情况以后，老君和玉帝、王母娘娘、观音等众仙儿们说："胡昑偷了我的机密，自然天不怕地不怕，等我亲自处理吧。"

"你有什么办法？"王母娘娘还有些怨气。

"我自有办法。"老君自信。

见到胡昑，老君又无奈又好笑，这小子昨天没刮胡子，脸倒挺干净。

老君把胡昑领到兜率宫，拉着胡昑坐在东南角的沙发上，说："胡昑啊，你得把东西交出来，只有这样，我才能保你！"

"东西没有在我手上，你们想要，怎么也得有个交换。"胡昑有点儿底气。

"那你想要什么呢？"老君笑问胡昑。

“以为我傻啊，把东西给你们，你们肯定要灭我的口！”这个胡昑倒挺聪明。

有时候想明白的事情不能说明白。职场中聪明过头，也会反被聪明误。

盛极致衰（2）

“那这样吧，我给你49分钟，你考虑好了，把东西给我送来。”老君觉得，得给胡昑些时间考虑，也炼炼胡昑的心性。

胡昑不知道怎么下的楼，出的天宫门。

这或许是胡昑一生中最暗淡的时光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49分钟，去哪儿呆会儿呢，干点儿什么呢，后面的事情，怎么办呢？

天宫东南边，有个小树林，那儿杂草丛生，春夏的花鸟土虫儿，应有尽有。

胡昑想到那儿呆会。

自己来的，绑上个吊床，悠哉悠哉。

空中飞过的老鸦“活该活该”地骂着他的处境，风中的树叶“花啦花啦”嘲笑着他的费用，胡昑偶尔骂一句：“又他妈一摊老鸦屎！”

胡昑想起自己的处境，越来越憋屈，是你玉帝让我负责大户蟠桃园，我挣回十个，你给我一个，公平吗？早早晚晚陪客户都油包肝儿了，这肚子也轮胎圈儿了，唱歌唱得嗓子也会拐弯儿了，澡泡的脚也起白边儿了，我这为天宫献身，天宫就这么对我？任命我当总监，总得有点总监的派儿吧，去哪儿请客，喝什么酒水，抠哪个脚丫儿，是不是都得请示汇报啊？

想我奉献好青春，却把老鸦瞅！

世道不公啊！

风吹着，谩骂着，眼睛就跟小白兔似的，患上了红眼病。

世上多少仙儿，凡间多少路，脸不那么厚，就别想载痦！

路窄，就别赶驴，道浅，就别行船。

想胡昑刚刚出道的毛头，哪知天宫机关重重、规则盘错、关系复杂，花钱自有花钱的圈套，点数有那点数的门道，权有权的用法，怒有怒的动法，岂能随心愿性？

整天心高气傲，总觉得会个后空翻、七十二般套路，本事大得没边儿，其实不知道，暗中早有无数小拇指朝他向下竖。有多少过来的仙儿，看着胡昑像瓶子里的苍蝇，想飞出去，叮叮当当撞个不停。

要是没点利用价值，玉帝怎么会让他升天呢？胡昑根本就没往那琢磨，还一直以为自己法力无边，来仙界补天、到天宫救世来了呢！

眼看49分钟就要过去，盖子就要掀开了。

胡昑思来想去，也打算安分守己，再好好干两年。

可他和二郎神回到天宫，玉帝连面儿也没照一个，直接推到断头台上当妖精斩了。是，擅离天宫逃下界去，算是成了妖仙儿，可没功劳还有苦劳，也不至于连为天宫作过的贡献都抹平了吧？

一想起那办公室里抽烟的呛味，巫婆放的那些气，连同那些仙儿的几通吓唬，靠，以为我是歪门斜路读鸟书——吓大的啊！以为他们是谁啊，哪天我当了老总，先把这几个家伙给灭了！

话说回来，胡昑也知道，现在找工作不好找，要么出卖体力，要么出卖尊严，要么出卖肉体，这三样儿，他一样儿也不想干。

在天宫，好歹还算个总监吧，接着干干，应该还有升官发财的机会！

最后他决定——先不作什么决定！

看看老君和玉帝怎么对他吧！

时辰一到，胡昑来到老君的办公室，推门便进。

老君正面带诡笑，拿着手机看短信，老君有道行，不应该是黄色笑话儿。

胡昑推门出现，闪现一道灵光，那道灵光嗖地飞到老君眼睛里，又从眼睛嗖地飞进脑袋，在脑袋里如疯狂老鼠般嗖嗖转了几圈儿，又把停止微笑的指令，嗖嗖地下达给脸部的肌肉神经。就在这“嗖嗖、嗖嗖”之际，胡昑见到的，是张耷拉着眼、挑着嘴角儿僵在那儿的老脸。

老君停住笑，缓了缓神儿，示意胡昑坐下。胡昑从眼角里瞄着老君那张脸，脑子琢磨老君刚才究竟在诡笑什么，走向沙发。

盛极致衰（3）

“咣当——叭——哗啦啦！”胡昑没留意，脚磕在老君的八角茶几上，茶几一晃悠，有个八角水晶烟灰缸直接舍身扑倒在地，晶花四溅。

老君心惊，见自己的八角烟灰缸摔了，着急了，“啪”地把手机扣在桌子上，就这一拍，让胡昑觉得老君往他纯洁的小心灵上，啐了口痰。

胡昑哪儿知道，那八角水晶烟灰缸可是老君的宝贝，是那位，比老君小很多的那位，花大价钱专门给他买的，为这，老君还给那位批了个独家代理，打着老君的旗号，吃着天宫的香火贡奉呢！后来，那位为烟灰缸的事儿，又兼做起了民间烟火生意，专管灭火。

胡昑更是怒火中烧，怎的，就这态度，老子不玩了！

老君的秘书听见声响，急往里走，与胡昑撞了个满怀，胡昑抬脚往外就走。

试想，以老君的资历，对付胡昑还不是小菜儿吗？但老君毕竟是老君，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打算。不过他拍那下手机，确实是发自肺腑的心疼啊，那烟灰缸和手机都心疼。

“胡昑，去哪儿啊？”保安伸手便来抓胡昑。

胡昑年方三八有余，四八不到，阳元正盛，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与保安扯拽起来。

当年有大圣，小偷看仓库，装满老棉裤。

今天有胡昑，流氓会武术，谁也弄不住。

天宫大楼各处都有那吸魂摄元像头，保安们把这情况看得清楚。不一会儿，呼啦呼啦来了好几个保安，把胡昑围在中间。

“你们放开，拦着我干吗？”胡昑气性很大。

“你要干吗？”保安扯着胡昑的胳膊说。

“我要去见玉帝！”胡昑拉扯着。

“见玉帝，不看看你是谁，喂马的家伙，你有什么资历见玉帝老总啊？真以为自己是谁啊！”保安们喝嚷着。

“我得问问玉帝，我到底犯什么错了，究竟干什么了！我浑身的本事，妖精也打得，香火也挣得，凭什么要处罚我，我犯哪条儿了？”胡昑很不服，觉得天宫不应该这么黑暗无边。

“天宫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保安大喝。

胡昑见难以脱身，在天宫里大嚷大叫：“玉帝老总，我就问问，仙界有哪个仙儿像我似的给天宫卖命，这么多年了，我给天宫打了多少妖精，挣了多少香火，你心里没数吗？难道你就听信谗言，偏不重用我这样真打实干的仙儿吗？”

“嚷嚷什么，有用吗？”保安皱着眉，瞅着玉帝所在通明殿方向，恐怕玉帝听见什么，骂他们废物。

“是没用啊，偏就有你们这些浑仙儿！”胡昑回应了句，扭头又朝通明殿方向高喊：“玉帝老总，闻过怒，闻誉乐，小人近身百事坏啊！闻誉恐，闻过欣，直谅贤臣才相亲啊！玉帝老总，你听见了吗？……”

“住嘴，玉帝老总身经万劫，怎么为仙儿，怎么管天宫，用得着你教吗？”有仙儿偏要堵住他的嘴。

“玉帝老总，如果再这么下去，天宫迟早要完的，不如你及早让位，让我胡昑帮着你管吧！”胡昑觉得，管理天宫，无非就那点儿事，没什么难的。

胡昑吵吵半天，玉帝不可能不知道。

这年轻的毛头小子，真以为自己是补天的灵石，天宫的救星呢！

“哼哼！”玉帝不知道是苦笑，还是冷笑。

玉帝心里，根本没有把胡昑当回事儿，他忧心的，是天宫那帮老仙儿们。年深日久，派系丛生，勾心斗角，好好的天宫，香火贡奉本来是可以做到十倍百倍的，让这些家伙们折腾得，人人自危，效率低下，看来不变是不行了。

盛极致衰（4）

太上老君，还是王母娘娘？

二郎神，还是李老杯？

如来佛祖，还是太上老君？

每头称一称，两边儿都是万钧的砝码，无法决定。如今，在这仍不见分晓的天平上，轻轻飞落了胡昑这只蚊子。

作罢，作罢，就算依了老君，这老君超级滑头！

毕竟老君、如来，和玉帝一样，想给天宫和凡间百姓的，比想给自己的多些。

玉帝因为一只蚊子，作了决定天宫前途的天大决定。

来不及通知王母娘娘，没时间和众仙儿商量，理由是：胡昑正折腾着呢！

玉帝决心已下，即刻召进游弈灵官和翊圣真君俩仙儿："你们马上去灵山公司，请西方如来佛老，亲自处理此事！"

"玉帝老总，这……"游弈灵官和翊圣真君对眼儿看看，欲言又止。不就个小小的散仙胡昑吗，哪个仙儿没收拾他的本事，还用得着请西天如来佛祖吗？只要玉帝老总下令，谁都能拾掇了这散仙儿。

"去吧，快去！"玉帝朝两仙儿点点头，也朝自己的决定点点头。

真要去请如来佛祖？

看来，天宫的格局要变了！

最让玉帝生气的不是胡昑，而是那帮吃他饭不蹲他家茅房的仙儿，胳膊肘往外拧，肥水流了外人田，里里外外联起手来哄骗我老人家。看来还是天宫比翼双飞鸟、仙界患难真夫妻啊！到现在，玉帝能够信任的，恐怕也只有王母娘娘了。

想想也是，老君那老家伙，仙界为官年头儿也太长了，天上的星儿，宫里的兵儿，地上的丁儿，四路山神、八方土地，没几个不是他手底下的仙儿，都买他的账。那老家伙一声号令半天下啊！

特别是老君同门出来的几个师兄师弟、徒子徒孙，只顾享受着香火贡奉，整天东游西逛，下棋品茗，胡侃闲聊，没什么正经事儿，一到年底，就拿个花呀果儿的、丹呀丸儿的来奉献，悠闲自在的不行。他们悠闲就悠闲了，带得天宫各仙儿工作效率大大下降，没什么大的发展不说，玉帝的威信也一日不如一日。

还有李老杯那帮儿，秋后再和他们拉清单。

必须得借助外力改革了。

如来现任灵山公司总经理，虽然隶属天宫总公司，但一直都搞自己的研究，做自己的业务，独立核算，各负盈亏，只是开个这会那会的，偶尔碰面儿聊聊。

灵山公司，如来慈祥，稳坐于莲花座上。

见游弈灵官、翊圣真君两位，如来面无表情地开口问："天宫有什么事儿啊，玉帝老总遇到什么困难了吗，还麻烦你们二位亲自跑一趟？"

两位真君把胡昑从入职花果山，到上界任弼马温，再到任总监当了齐天大圣，到后来乱花费用、侵贪收入，喝酒扰宴、偷抄机密，抓来谈话所有事儿，汇报了个清楚。

听完汇报，如来面色未改，还是一副慈祥模样，

吩咐手下各菩萨："你们好好修行，用心工作，不要胡思乱想，天宫的事儿跟你们没什么关系。待我去炼魔救驾。"

如来带着阿傩、迦叶两位尊者，离开灵山路雷音大厦，直奔天宫。

还在门外就听见大厅里像进了鸟语林、八哥儿群聊一样，吵吵嚷嚷。

如来开尊口："各位都闪开吧，不用围着了，我看看那胡昑有什么本事。"

胡昑正在那儿高声喊着玉帝，口口声声说天宫要完了，就等他胡昑救世了，忽闻磁性男中音，右肩膀翘着被扯崩的袖缝，西服耷拉着

前扇儿，左脚趿拉着被踩掉的鞋，擦擦额头汗，吸吸清鼻涕，呼哧带喘，怒气冲冲，高声冲如来喊到：“你是哪儿来的高仙儿？”

盛极致衰（5）

如来笑道：“我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阿弥陀佛。听说你在天宫折腾挺欢，你是哪方妖仙儿，何年出道的啊？”

自我介绍，当然不生疏，顺口拈来，特别是给祖仙儿做自我介绍，要有目的、有重点。

胡昑把他从毕业开始，花果山寻洞称猴王，三星洞拜师悟太玄，升天为仙儿，介绍了个清楚，完了胡昑又说：“我看天宫年深日久，灵霄宝殿玉帝坐的也长了，看看，仙界都养了些什么仙儿！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不是人才，也不是和谐，而是有能力的人才愿意去缔造和谐！你看我，又有能力，又愿意为天宫着想，我觉得玉帝不把位置让给我，也应该委我以重任，毕竟我不甘心同流合污，身在天宫，心系百姓啊！”

如来听完，呵呵冷笑：“你这小子，原来是个做业务出身的，我以为是什么*、红顶族呢！你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不是你觉得天宫老仙儿都不如你啊？”

业务出身怎么了？胡昑看了眼如来，没想到如来也关注出身。

“你怎么敢朝玉帝和天宫指指点点？你想想，玉帝创业至今二十多年，历经五次银根紧缩，三次天灾，银河海盗袭击无数，什么没见过？你刚工作没几年还想任多高职位，也不怕帽子大了压死仙儿？”如来给胡昑点硬话儿，为的是灭灭胡昑士气。

胡昑看着如来，没想到他对天宫和玉帝了如指掌。

“我说胡昑啊，你该收发文件就去当信鸽儿，该做报表就去当表哥吧！天宫要是裁员，首先裁的就是你们这帮跑不出业绩的混混，除了喝酒洗澡，还能干什么啊，只是可惜了你大好的青春年华！”如来心明眼亮。

胡昑被这么挖苦那哪儿受得了，很不服气：“玉帝是创业时间长，可跟不上形势了啊！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别的先不说，我作为

总监级齐天大圣，竟然不算干部序列，还没股权激励，也太拿炊饼不当干粮了吧！我认为天宫得给我涨工资，再给分些股票，不然我把天宫秘密抖出去，明早各大网站都上头条儿！”

“哈哈！”胡昑把如来逗乐了。

新闻媒体，自有天宫负责品牌市场的仙儿把着，出不了什么纰漏。

“你笑什么？”胡昑认为如来蔑视他。

“那好，我问你，除了降妖斗魔做点儿香火，你还有什么能耐？”如来问。

“我还理解百姓需求，还会分析凡间香火市场趋势！”胡昑自信地说到。

“这样吧，给你十分钟，给我写个百姓香火需求分析，说说百姓为啥要给天宫贡奉香火，都贡奉哪些香火，写得好，我去帮你跟玉帝说情，写得不行，你说，应该怎么着？”如来想探探胡昑的道行深浅。

“写就写，我要怕，我是你孙子。”胡昑心想，要有个当老总的爷爷倒好了！

毕竟是凡间基层上来的，接触了多年百姓，在天宫虽没正经干什么，但饿死的骆驼比猴儿大，胡昑觉得写个分析岂不是顺手的事！

可真拿起笔，胡昑犯难了。

他最近负责蟠桃大户，光搞酒桌文章，泡澡分析了。他觉得只要酒喝好、关系搞好就没什么问题。百姓客户求子求财、除灾看病，风调雨顺什么的都是日常需求没什么难的。如果再和妖魔串通着，时不常请他们扰点儿乱，香火自然昌盛。天宫最近推出新的道行服务，稀里糊涂也不明白，哪儿有时间去研究啊！看来胡昑在天宫，光吃老本儿了。

写个原先的吧，怕落后形势，写现在的吧，近期的政策新闻、发展规划什么又没怎么深研究。确实不知道从哪儿下笔。

盛极致衰（6）

时间就要到了，天宫香火分析写不出什么新花样了。

其实胡昑早就对天宫的香火业务有意见，他总觉得品种不少，但光围绕道家产品开展业务了，没有真正关注过百姓的需求，服务也被动，应该提高百姓的风险意识，加强天宫各仙儿的主动服务意识。胡昑便在纸上胡乱写了一通。

如来觉得胡昑写的分析，正是天宫需要而不愿意承认、灵山推广而未果的。难道这个胡昑，真就是灵山要用的仙儿！

如来看完笑了："这分析的什么啊，写成这样，在天宫我帮不了你。"

在天宫帮不了，来灵山能帮，这潜台词，如来没说。

胡昑分析是不错，可这些言辞观点对天宫旧势力很不利，天宫体系这么大，层级又这么多，一个年轻散仙儿想修炼成老仙儿是需要时间的，他留在天宫，注定不能修成正果！特别是在天宫说实话，会得罪很多仙儿。灵山佛法推广正需要这种有天宫背景、有业务能力的仙儿。

可胡昑正在心高气傲之际，胡昑愿意去灵山吗？

不愿意，怎么办？

置之死地而后生，断其归路而取之，或叫关门打狗，先把他后路给废了！

就这样，玉帝听了如来的意见，胡昑被处分了，全天宫通报批评。

如来一翻手，把胡昑压在五行山下。

胡昑不仅没地位，还没事儿干，消沉且郁闷着，

整整五百天，将近一年半。

如来也没给胡昑留下什么话儿。

良禽择木而栖，良仙择主而事。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

玉帝是良木，是贤主，是鸾凤，可是胡昑觉得玉帝没有识他这个才，或许是离得有些远、隔得层级有些多吧。胡昑和如来接触接触，感觉不错，如来笑呵呵的挺和蔼，也挺讲道理，没有什么责难之意，想他如来也识得我胡昑这个仙才，如来这老大，能跟！

胡昑朦胧之中心有所向。

如来在大厅里当众降服了胡昑，转身要走。就在这时候，天佑和天蓬急从楼上来："如来老总稍等，玉帝老总来了！"

不一会儿，玉帝气喘吁吁急步过来，拉住如来的手说："如来老总，辛苦啦！既然来了，就别着急走嘛！正好今天仙儿全，一起坐坐！"

如来当然也不能违悖，毕竟是玉帝，级别比他高。如来随即拿出老仙儿之间才用的手势，双手合十说到："玉帝老总宣我来降服妖邪，这是我应该做的。如今胡昑已被降服，乃玉帝老总与众仙儿的洪福，怎么还谢我啊！"

如来心里清楚，他不能亲自跑到玉帝面前表功，那岂不成了司马昭之心！这顿饭更不能自己找上门去吃，那就太没档次了，得等着来请！

玉帝拉着如来，命所有老仙儿作陪，吃饭！

那顿饭，如来坐了上席。那顿饭，就是传说中的安天大会！

安天大会上，不少老仙儿觉出有点儿不对劲，天宫众仙儿每年除妖降魔多了，为啥玉帝偏对收伏胡昑的如来如此敬重呢？

天宫众仙儿哪能体会玉帝的良苦用心！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天宫诸仙儿喝白酒，如来喝果汁。

酒是佛家第一戒。

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

胡昑受了处分，也没什么正事儿可干，有点儿闷得慌，在网上东游西逛乱转悠。巡视灵官见胡昑在网上乱发帖子发牢骚，便到安天大会上报告：“胡昑受了通报批评想不开，怨这怨那的，在天宫论坛上发牢骚呢！”

“不要紧，不要紧！”如来说完，从自己本上撕了个纸条，写了几个字，让巡视灵官用这几个字，回复胡昑发的每个帖子，包括灌水帖和挖坑帖。

老君举着酒杯，等着敬如来酒。

如来从本上撕了张纸，一笔一划，写了那六个他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的稀罕字儿，慢慢悠悠地递给巡视灵官，才转过头来，慢慢悠悠把杯子举到嘴边，用嘴唇沾了沾杯沿儿，轻轻放在桌子上，笑呵呵地看着老君。

喝酒沾沾就算了，喝果汁也这么矜持，有点儿不给我老君面子了！我老君甘愿作出让步，默许佛法在凡间天宫地盘上推广，那些香火还不是从道家的碗里分去的，你如来还这样当众寒碜我！

老君猛一仰脖，把一大杯灌下肚去。

初断六根（1）

胡昑大闹天宫被处分，压在五行山下整整五百天。

如来给他回了帖子。

胡昑天天盼着如来救他出山。

如来在天宫降服胡昑后，回到了灵山路雷音大厦。

灵山的仙儿都知道如来此去天宫事关重大。

没吃过几碗盐的仙儿混不到如来身边，吃了盐虽没变成蝙蝠侠但也能飞来飞去的仙儿，也早对灵山与天宫的邮件来往、相互走动格外关心。

如来自己不去开蟠桃会，偏等着天宫有事儿了来请，这事儿很蹊跷。

雷音大厦，早有群仙儿眼巴巴张望着。

如来见灵山这帮瞪着直钩眼、支楞着耳朵的仙儿，觉得应该透露一点儿了，要不，禽流感、猪流感一般的谣言散传开来，那杀伤力，岗岗的！

“各位不用过于关心，天宫也没什么事儿。就是个散仙儿胡昑心浮气躁淘点小气，已经被我归拢了，为这玉帝摆了安天大会，请我坐了主位谢我！”如来心情很好。

众仙儿听了热烈鼓掌。

见大家如此热情高涨，如来原本绷着的脸上露出丝笑容。

如来一直在等待时机，现在，就是现在，他认为到时候了。

真正掀开迷底是在孟秋望日——农历七月十五，在佛家看来是为先人超度解救，而在东土是给亡去故人烧纸送钱的时候，如来召集灵山众仙儿开了个“盂兰盆会”。

盂兰盆是凡夫贡养佛僧之器，盂兰盆会与佛法的香火贡养有关。

如今仙界天宫，年底年初都开这种耗费巨资的会，说是年度总结和新年度计划发布，实际上是论功行赏、按责处罚，各系大仙儿重新

调动任命，貌似风平浪静，却是暗流激荡，天宫的发展如蚕虫般前进。

而灵山的盂兰盆会则不同，这是个战略计划制定前的“头脑风暴”。

会上，各仙儿总结了各自近期的修行成果，总结了经验，找到了不足，提出了改进方案。如来也感受到了各仙儿对佛法在凡间推广的信心，对香火收成的美好预期。

最后，如来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在座各佛、菩萨、罗汗，开口说：“凡间百姓信奉天宫的道法修行者众多，多年来天宫香火昌盛，凡间也是风调雨顺，六畜安生。可这么多年来，百姓只在遇到什么灾难的时候才来贡奉，大多吃喝不愁、得过且过的百姓，根本不去考虑是不是要信善修行，物质越来越丰富，精神越来越贫穷。这样一来，百姓贪淫乐祸，多杀多争，凡间成了口舌凶场，是非恶海，我们身为佛家弟子，应该怎么办？”

“那不正是我们的商机吗？”有菩萨说。

“是我们的商机，可那是天宫的天下，老君道家的天下啊！”有罗汗说。

“天宫？天宫体系庞大，仙口众多，香火贡奉收成也过得去，那些仙儿们都把心思放在结党营私、拉拢各方半仙儿上了，哪儿还有心思主动推广百姓信善修行？”也有的菩萨不屑。

“凡间百姓尔虞我诈、欺童骂叟，是因为我们灵山佛法的因果报应教育没有推广好。佛法没推广好，香火贡奉也就不理想。天宫的各地半仙儿又懒得学习不愿意推广，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如来抛出问题。

“提高香火收成返点！”有的说。

“多发展代理商！”有的说。

“这些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的意见是，组成佛法推广团，亲自到凡间各地推广。你们谁愿意负责这个事情呢？这可是山大的福缘，

海深的善庆！”如来说完，看了眼观音。

观音心知肚明，去天宫推荐二郎神，和老君当着众仙儿演了场双簧，要不是如来指点，她怎么能演得那么好？观音深知如来用意。

初断六根（2）

此时，此地，此情，此事，要站出来的，只有她观音，也必须她观音。

再说，如来都把观音成佛的密咒贴在天宫论坛上，回复胡昑的帖子了。

“弟子不才，愿负责组织团队推广。”观音自荐。

如来见观音自荐很高兴。

随后，如来把观音叫到办公室，和观音谈了很久，据说还给了观音个九环锡杖，让取经人有什么困难了就摇摇，拨浪鼓似的，相当于报警。

观音与贴身秘书兼保镖的惠岸行者共同出发了。

出门儿打车。

“要车吗？”门口黑车师傅秃顶大仙儿高喊。

那秃顶大仙儿可是个厉害角色，灵山和天宫的事儿没他不知道的，谁升职了，谁被贬了，谁娶了二房，谁搞了小三儿，谁俩为分香火闹僵了……消息灵通，脑子也极好，四十多岁就秃了顶，因此天宫的仙儿们都叫他“秃顶大仙儿”。

天宫新来的，不方便问老仙儿的，都问秃顶大仙儿。

“师傅，天宫仙园儿。”观音和惠岸上了另一辆黑车。

观音没坐秃顶大仙儿的车。

此行很关键，

那仙儿嘴快，事儿还没办得先控制着点。每回想往天宫散布什么不靠谱的消息，成为天宫大仙儿讨论的热点，才会考虑坐秃顶大仙儿的车。

观音找到了胡昑，见胡昑头发没理、胡子没刮、指甲没剪、衣服脏兮兮，不至于吧！当年那个西服领带、油头粉面、衬衣钉袖扣儿的

年轻帅气小伙儿胡昑，才五百天，一年多点儿，怎么变得这么成熟了？

岁月催人老，磨难显沧桑。

见到观音，胡昑顿时眼放亮光。

“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万分感谢您还记得我！”胡昑和能救他出山、给他带来新生的观音，真不知道说些什么。

“我帮灵山办点儿事，正好顺路，过来看你一眼！”观音轻描淡写。

“观音老大啊，您给我指条明道儿吧！”胡昑多日不被重用，郁闷之极。

“灵山准备在凡间推广佛法，你要想做倒也还行，佛法能够造福百姓，是件善事，你修行推广佛法也能成个正果！”观音摆明，于公于己，有利无害。

“唉！我是‘受罪于天，无所祷也’，天宫给了处分，反正也指望不上再重新启用我了！”胡昑觉得推广佛法好歹是份正经工作，总比在天宫闲着强，要工资没工资，要奖金没奖金的。

受了哪个领导处分，再指望他重新启用你，难道让领导否定自己的决策吗？做梦吧！除非是跟随多年的老大，那处分叫爱护。否则，还是趁早认清形势换个领导，重头来比较实际。

“我们正想组织佛法推广团队，还要找个团队负责人，到时候你也加入吧，入我佛门再修正果，怎么样？”观音点化胡昑。

啊？不是让我当一把手啊？还要给我安排个师傅领导呢？

唉，算了，谁让咱现在被困五行山下呢，徒弟就徒弟吧。

“行！”只要能脱身重新被启用，胡昑知足了。

胡昑还是很感激观音，安心等待着。

观音与惠岸直奔了天宫总公司在当地最大的客户——唐朝集团。

为了此行，观音深思熟虑、精心策划，那是盘很复杂的大棋。

那盘大棋，决定了佛法推广负责人的诞生，成为佛道博弈的经典之作。

在此暂且浅表，后话详述。

那日，观音变化成渔翁张稍，让惠岸变化成樵子李定，故意将唐朝神人袁守诚能掐会算，知道泾龙王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到唐朝集团支持的秘密让泾龙王耳目听去。

泾龙王一听来气了，我负责唐朝集团的服务支持，怎么支持服务是玉帝下旨、天宫派服务单子，难道听你们指挥安排？

初断六根（3）

那卦人能掐会算不是他的错，透露天机、赚取百姓课金就是他的不对了。这样一来，让龙王的威信何在，还有哪个百姓真心情愿贡奉司雨的龙王，不全都去请他求风祈雨去了？明明龙王劳动应得的香火，他占卜算卦混吃混喝，还有没有天理了！

泾河龙王本想诛死卦人袁守诚，转念一想，他好歹也是百姓，修行好了也是天宫半仙儿，客户永远是对的，我要是诛了客户玉帝不定怎么整我呢！再说能得到天宫机密，谁能保证他在天宫没靠着哪个仙儿呢！

算了，不看卦面看道面，毕竟是老君门下。

越是小沟儿的龙王，越拿自己当龙王，因为怕被当成皮皮虾。

泾龙与袁守诚打了个赌，结果输了。

龙王输给凡间卦人，像在大庭广众之下穿了皇帝新装，白虾啊！

不能就这么认了，认了，那还是龙王吗？泾河龙王狠下心，没把天宫服务单上的问题解决利索，故意给唐朝长安装了个病毒，网络版的，看你个卦人还牛不！

有挖坑的，就有往里跳的，有织网的，就有往里钻的。

一封匿名投诉邮件直接发到了玉帝老总邮箱，说泾龙在唐朝的服务不到位、态度还不好，如果这样下去，将直接影响唐朝给天宫的香火贡奉。

涉及天宫信誉和香火贡奉，那可是大事儿！

玉帝很生气，降罪下来命服务监督专员魏征问责泾龙王，为什么服务不到位，特别是玉帝亲自开出的服务单，客户又是天宫第一大香火户——唐朝。

泾龙王只好求唐朝集团老总唐太宗说情。

天宫服务半仙儿跑来跑去挺辛苦的，为这点小事儿不值得，唐太宗也想放泾龙一马。可特邀服务监督员魏征偏不干，非要辞退泾龙，

为此，泾龙王到仙力资源部申诉。

仙力资源部感觉事件重大，又是玉帝亲自下的处分命令，不敢擅专，不仅处分了泾龙王，为了安抚客户老总唐太宗，特地邀请他到幽冥府参观地狱，展示了香火贡奉不及时，以及凡间在世种种恶行，死后在地狱所受的种种惩罚，对唐太宗普及了因果教育。

唐太宗没想到，凡间不行善，地狱归途断，早被自己杀的那些肢体不全、东游西荡的孤魂野鬼吓得抖如筛糠，承诺回阳界定时贡奉佛法香火，还要开个水陆*进行全唐朝的佛法宣传推广。

参观完地狱，唐太宗回到唐朝，立即广寻高僧，召开水陆*研讨会，这才选中了有灵山工作经验、自打到唐朝就研习佛法的唐僧玄奘，做了首席佛法顾问。

水陆*研讨会上，唐僧正在忽悠，被观音变化的老僧砸了场子。

唐僧离开灵山的时间太长了，佛法知识都落后了。他一度曾希望学习推广新法，结果在流沙河被青脸妖怪搞得湿了九次身也没学着，流沙河成了唐僧的“留杀河”！

唐僧听砸场子的老僧问他佛法新理论，有些心虚。

当着大唐朝的那么多老和尚，要是硬和观音理论起来，万一当众被问住说不出来多难堪啊，自己在大唐朝首席佛法顾问的牌子就真砸了！还不如当众虚心请教，显得咱也虚心学习，不耻下问！

有时候坚持只会让自己更难堪，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

观音见唐僧态度谦卑，当众送了他个九环拨浪鼓。

唐僧哗啦哗啦摇着，挺美。

当年灵山技术副总、如来二徒弟金蝉子，觉得在灵山研习佛法太辛苦乏味，总想试试做甲方的滋味儿，便跳槽到了唐朝集团。

到甲方虽投身名门，唐僧也没直接混成个半仙儿，更没当上唐朝高层管理干部，反倒领导还让他负责佛法在唐朝的应用，还是老本行。唐僧只是整日念经干活儿虚度着光阴，更没时间和机会出去参加

培训学习最新的佛法，好长时间了讲的还是落后的理念，也荒废了自己的学业。

初断六根（4）

重复的工作干起来没头儿，甲方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凡间也不是那么好混的！

唐僧早就想着再动动了，就因为唐朝老总给了个佛法总监兼佛法协会主席的职务，也不好意思辞职。这回观音上门砸了场子，还提起佛法新理念，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唐僧有意愿，灵山也需要，观音便与唐朝董事长亲自沟通，申请安排唐僧担起凡间佛法推广的重担。

金蝉再脱壳，唐僧又跳槽，又从甲方回到乙方了！

“听说香火大户唐朝的佛法总管唐僧又辞职了，你知道吗？”

“又辞职了？为啥啊？”

“不知道，估计是待遇问题吧，要不就是唐朝内部*被涮下了。”

“是吗？我就说嘛，外来的和尚不一定会念经。”

“唉，会不会念经不是他自己说了算。对了，跳到哪儿去了知道吗？”

“听说又回灵山了，唉，好马不吃回头草，这家伙偏吃。”

“能再跳回去，说不定工资翻番了，要不再跳回去干嘛！”

“不知道，估计肯定得涨。嗨，我听说不调回仙界，还在凡间做业务呢！”

“没被折磨够呗！”

“……”

唐僧推广佛法的事，成了天宫众仙儿茶余饭后的谈资，讨论这新闻成了种时尚！眼睛出气的大仙儿都知道，灵山出去的仙儿回来任职，并且是在凡间推广佛法，能影响不到天宫的格局吗？万一佛法推广开了，现在道家香火怎么办，这帮天宫老仙儿们怎么办，如今凡间香火本来就受了危机影响，收入少多了，佛法再挤进来分杯羹，莫非道家真的要吹灯拔蜡拆鸡窝，让道仙儿吃西北风里的沙子去啊？

就这话题，那帮老仙儿和老君没少聊。

老君是谁啊，手握天宫大笔股权吃喝不愁，笃静无为足够了。

把老君推到沙滩上的后浪们猜想，莫不是他太上老君帮着灵山推广佛法，联合如来这天宫后浪，把那些推过他的仙儿们，再推到沙滩上晒成鲜鱼干吧！

天宫的仙儿们没事瞎琢磨，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五行山下受罪的胡昑一直盼着观音说的佛法推广经理来找他，心里有些急。

有希望的日子，总比没希望的日子幸福。

那天，胡昑正无精打采地郁闷着，突然眼前一亮，太阳光不知反射到什么东西上，晃得他睁不开眼。他眯着眼仔细辨别了半天，才发现原来是个和尚，这脑袋瓜子可够亮的！

天有三宝，三光为宝，日月星。

地有三宝，三柔为宝，水火风。

人有三宝，三品为宝，精气神！

唐僧有三宝，三光为宝，脑袋光、眼镜光、胸前衣服油脂抹光。

唐僧也有三无光，黑皮鞋无黑光、黄皮肤无肤光，眼神楞直无神光。

偶买疙瘩，这就是传说中的佛法推广负责人，我的领导啊？

苍天啊，大地啊，哪位神仙姐姐导演的这出戏啊！

胡昑刚出深山，心一下子又跌回深渊。

跌了才会涨，跌了才有机会。

正是精力旺盛干事的年纪，天宫弃而不用，那是种活生生的折磨。

半仙儿也好，推广佛法也好，跟着三光师傅唐僧也好，算是重被启用有事儿干了，总比那活生生的折磨强吧，这才是胡昑想要的，并且还是创业团队，虽在三光之下，忍了！

两界山，陈氏洗浴中心，

胡昑与唐僧共同泡了个澡。

胡昑嫌搓澡师傅水平太凹，先请刮痧师傅帮他刮刮泥，然后把泥泡软了再搓，搓不掉再刮，刮不动再搓，搓松了接着泡，折腾好几轮儿，体重终于降下来三斤。

仰面浸在满是泥卷儿的浴池里，看着腾腾升起的水气儿，心情很久没有这么好了，成仙儿的感觉也不过如此。

初断六根（5）

“师傅，想当年我在天宫任齐天大圣，也曾风光一时，无奈被困五行山下五百天，幸好有您救我出来，您可是我的大恩人啊！以后跟您干，您得多罩着我点！”胡昑探起唐僧的底儿来。

唐僧正好奇地盯着浴池里自动冲浪机咕咕噜噜滚出的片片气泡，这气儿，有点儿意思！听见胡昑说话，唐僧目没转睛：“嗨，你也是观音老总推荐的半仙儿，以后多合作吧！你只要尽力，我肯定不为难你。”

“要论降妖除魔做业务，那你放心，我浑身的本事！”胡昑自信。

“今天你我赤身裸体坦诚相见，也都是为推广佛法的事儿。师徒无二心，铁杵磨成针！”唐僧望着那堆泡泡愣神儿。好歹仙界混过，见过猪跑，也听过猪哼哼，吱应这几句，当然不在话下。

“咱都是在天宫混过的，这点事儿有什么难的！再说是您费心救了我，怎么能跟您有二心啊！”胡昑在拍马屁的时候也透出些傲气。

你以为我很天真，挑断你丫筋！唐僧心里只想了想，没说出口，毕竟是师傅，初次同浴说这个不太合适，刚一上来要伤了师徒感情可就不好了。

唐僧和胡昑被分了个旧办公室。

推开门放眼望去，灰尘积雪，淹死了不少老鼠，杂物乱堆，砸住不少蟑螂。

胡昑触景生情，便生凄凉，

边和唐僧收拾边叨叨：“想当初我的齐天大圣宫里花香绕鸟语，茶浓飞彩蝶，这破地方也是老子呆的！”

唐僧撇了眼，低头收拾，将破烂线头团吧团吧，扔进装垃圾的纸箱。

“咱这吃喝唱歌没费用，抠脚泡吧也花不了天宫的钱，领支笔还被盘问半天，就跟咱是小偷似的，离我当年差远了！”胡昑觉得忒憋屈。

唐僧心中暗笑，以前只听说我唐僧啰啰嗦嗦，整天人他妈、妖他妈、花花草草没完，想不到这胡昑牢骚劲儿也不小。心里笑够了，唐僧板着脸说：“你我有重大使命在身，哪能存有区别之心。食可果腹，水能解渴，心中有梦，方成正果！”

本以为跟着唐僧能享点儿清福，结果那抠唆劲儿就跟背心上找虱子似的，想想就气得慌！可人家毕竟是师傅，忍着吧！

自己花钱抠唆，但要涉及到客户，唐僧真敢花钱。

那回是唐僧带客户参观，招待客户的手段儿超出想象！

天宫负责接待的是金星老白。

先是正常的参观和座谈，接下来就到晚餐时间了，顶级VIP包间。

包间有篮球场那么大，金碧辉煌，四周挂满了珍珠玛瑙，水里养着银枪鱼，头顶飞着金丝雀。圆桌直径两丈多，一圈儿高椅包着皮，坐着不软不硬，桌上铺着红绒软布，摆着金杯银盘。

请客户，讲的就是这气派！

那顿饭吃的那叫档次，比蟠桃计划会各地大仙儿们吃的强多了！

唐僧私下跟胡昑说，这才叫天宫请客，为客户投入，值得！

舍不得顿饭，搞不着香火！

胡昑也不知道喝的什么酒，反正感觉那味儿比御酒也不差！

上洗手间的空儿，胡昑莫名其妙兴奋无比，我胡昑也能出入如此高档场所，也是顶级VIP的座上宾啦！镜子里红光满面的家伙朝自己笑着，看上去挺美。

嗨，哥们，你是谁啊，你美什么呢？

就是，我是谁啊，我美什么呢？

胡昑忽生凄凉，在那儿悲悲切切流起泪来，口中默默念叨，“师傅啊，我当年任齐天大圣也没吃过这么豪华的饭啊，这才叫为仙儿啊！还是当甲方好！”

担心别的仙儿把好吃的都抢完了，胡昑凑合哭了两鼻子，赶紧抹了抹脸，回身入席继续战斗。

初断六根（6）

更让胡昑没想到的，饭后，还要去K歌！

唐僧不擅长，还好有金星老白。

也不知怎么的，老白很是关注唐僧的佛法推广，时常保护。

小巷子挺深，几盏红灯昏昏欲睡。

“别看这地儿不起眼，野味儿都在这里头呢！”老白搂着客户老总的脖子，把嘴贴到对方耳朵上轻轻地说。

“哦？”客户老总有些不解，天宫的风俗怎么和凡间不一样呢？

“嘿嘿，别看那大马路边上都灯火通明的，那些K歌的地儿没什么意思，都是量贩式——自助的！虱子能长脑瓜门儿上吗？要想有点儿啥节目，还就是这地儿。”老白是根老油条。

包厢里黝黑黝黑渗得慌，跟妖精的洞府差不多。

大屏幕上，雪白花花的大腿儿在那儿蹦跶，块块肥肉也忽悠忽悠的，看得胡昑耳朵根子发热，要不是有金箍棒那神针扎着，热血早喷出来了。

“妈咪，我们到了！”老白拿着电话说。

看不出来，老白看上去老实巴交，手机里存货不少。

没多大会儿，一位浑身散发着成熟美的狐狸少妇推门进来，直接坐老白腿上发嗲：“白老哥，你都几天不来了，也不想我！”

老白拍着老总大腿说：“今天这位是大哥，一定要把我们大哥安排好！”

“呀，有贵客啊！欢迎欢迎！今儿怎么安排啊？”狐狸精口齿伶俐。

“交给你了，安排到位吧！”这世界变化太快，各行各业发展日新月异，老白几天不来，不知道又有了什么新的节目，怕说出老项目来让狐狸精笑话。

“好嘞，放心吧您啊！”狐狸精媚笑一声，转身出门。

不一会儿，哗啦啦站进来几十个身上勒着几根布条儿的婀娜女妖精，齐刷刷地朝沙发上的几位一鞠躬："先生晚上好！"声音像抹了蜜。

推三让四，嘴里说着你先来，眼睛却直往那群女妖身上撒瞄。

半推半就，各选了一位。

指标分配到位，几十个妖精又齐刷刷地一鞠躬："祝您玩得愉快！"听不出半点儿没被挑中的怨言，一个个倒退到门口，转身退去。

几个被挑中的妖精从众人身边站起来，倒酒的倒酒，点歌的点歌，取色子的取色子，掏手机的掏手机，忙活完又各回各位。

不一会儿，整个包厢淹没在声色中。

不知唱了多少歌，喝了多少酒，玩了多少把色子，众人已东倒西歪。

不知道怎么结束的，也不知道怎么回去的，反正跟腾云驾雾一般。

第二天一早，

见到唐僧，胡昑有些脸红。

唐僧衣冠楚楚，义正言辞，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见胡昑有些不自在，唐僧开口了："徒弟，我们修行之身，要自洁自爱。"

"昨天我确实开眼了，那包厢，那饭菜，那女妖精，真行！我只知道在天宫做齐天大圣自由自在，哪知道凡间做客户这么复杂！"胡昑终于承认，唐僧比他强。

"你以前都是做些支持，帮着各地半仙儿打打妖精而已，哪知道基层业务开展的难处！凡间的竞争也忒激烈，不用些公关手段哪儿能拉来客户，客户凭什么就给你贡奉香火？"唐僧在凡间推广时间长了，有心得。

"那就……，找妖精？"还真有妖精敢给神仙作三陪，挣钱不要命了！

“妖精不是给咱自己找的，不都是为了业务嘛！”唐僧教育胡昑。

“那咱也没少吃喝，没少K歌啊！谁不知道看好的，吃好的，听好的，玩好的，高兴啊！难怪天宫大仙儿都愿意支持各地的香火大户呢，原来能干这事儿啊！”胡昑好像有点儿明白，以前自己真是白混了。

“凡夫苦恼，皆自内心，内心苦恼，来自六根。”唐僧念经。

胡昑一听唐僧磨叨，头痛。

“虽然进出辉煌楼宇，吃香喝辣，妖伴笙歌，也不过是逢场作戏，记得和你说过，‘使命在身，哪能存有区别之心，食可果腹，水能解渴，心中有梦，方成正果’，如今凡间纸醉金迷，处处花花世界，切不能追求感官乐欲、沉迷于声色犬马啊！”唐僧是有信仰的，他知道要一直向西才能拜见如来。

幸福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方向，对唐僧而言，幸福就是向西。

眼观称心则喜笑颜开，耳听逆言则怒发冲冠，鼻嗅香味则沉迷享乐，舌尝甜美则乐不思蜀，意想舒爽则欲发筋暴，身无依靠就忧心忡忡，此六根六欲，古往今来害了多少人！

年轻的仙儿，没有方向，更容易沉迷进去。

老君也说过，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

六根清静，才能保持头脑清醒。

定意安心（1）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外行领导内行。

更大的痛苦，莫过于外行领导作外行决定，让内行执行。

至少胡昑是这么认为的。

要在道家香火地盘推广佛法，容易吗？

不守道上的规矩，不和天宫大仙儿搞好关系，费多少力气都白搭。再说各地半仙儿混迹多年，逢年过节没少往天宫转悠，个个自恃背靠歪脖树好乘凉，杆子倒了靠着墙，谁曾把区区的唐僧、胡昑放在眼里？

自恃佛法高僧，单凭主动上门推广，以为自己是根葱，谁拿你蘸酱啊？

不用些非常手段，怎么能忽悠得动各地半仙儿呢？

佛法开始推广没两天，胡昑跑天南、蹿海北，联系些旧交，吃吃喝喝洗洗涮涮，东拉西扯凑热乎儿，指望让那些半仙儿共同推广佛法，能匀些香火给他。

水面风平浪静，水底暗流涌动。

这些举动早有半仙儿和天宫通了气。

推广佛法的香火贡奉，究竟算不算各地半仙儿的业绩啊？这可关系到半仙儿考核！推广佛法究竟是玉帝的意思，还是灵山的私下行为，太上老君又是什么意见呢？天宫总公司不给个明确发文，也不透点儿风声，光让半仙儿们自己押宝。

所以，各地半仙儿和唐僧、胡昑的关系很微妙。

想走得近些，给自己将来留条路，又怕遭到天宫怀疑。

想显得远些，显得自己忠于天宫，又怕哪天如来真的上台执政。

半仙儿们也不容易！

一天，唐僧边品茗看报，边琢磨这好好的佛法怎么就没百姓信奉呢？是百姓愚钝，还是胡昑不努力？正在这时，手机嗡嗡作响，收到

条莫名其妙的短信：“唐僧，你既入佛门，怎能让胡昑瞎折腾？为何不让他去发展客户，光打各地半仙儿的主意？”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胡昑干错事了？不会啊！胡昑干啥唐僧都知道！

打半仙儿的主意？难道胡昑把香火故意输给道家，然后再和半仙儿私分？也不至于啊，胡昑不会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的！

那是干什么了？

唐僧仰头闭眼琢磨这个问题，想着想着，觉得鼻子痒得厉害，慢慢咧开嘴，等着喷嚏虫慢慢往外爬，马上就要跳出来了！突然，“嘭”一声，办公室门被胡昑猛然推开。

“师傅！”胡昑见唐僧仰头，闭眼张嘴，很好奇。

“嗯……”刚爬到鼻孔的喷嚏虫被猛然吓了回去，鼻子还在痒，很痛苦。

一声想，两声骂，三声得感冒。打了半个，唐僧很恼火。

“真没个稳当劲儿！啥事儿经经脑子行不？”唐僧揉着鼻子责骂。

“我怎么没经脑子啦？”胡昑很纳闷，唐僧这是怎么了？

“你整天到处捅篓子，害得我光打喷嚏挨人骂了！你说，咱们试点推广佛法，你不往百姓客户那儿跑跑，整天围着半仙儿们转悠个什么劲儿啊？莫非他们还会给你香火不成？”唐僧觉得为个喷嚏骂胡昑不合适。

“我说你懂不懂？你做过半仙儿没有？如今哪个地盘没个半仙儿把着，不先和他们打个招呼，就想直接去见百姓客户，你觉得真能做来香火啊？别让人家把咱当妖精打喽！”胡昑觉得唐僧根本不懂如何推广业务。

“那给半仙儿们什么政策，先做哪儿后做哪儿，花多少银子招待，你请示商量了吗？你倒鼻子插葱装大象，屁股夹鸡毛假积极，搞得我成了众仙儿放箭的靶子，处处受难！”唐僧埋怨胡昑。

“谁让你是领导呢！不瞒你说，想我胡昑当年在花果山也算头一号，七十二洞妖魔还不是我为尊？想我在天宫任大圣，想转哪儿转哪儿，想见谁见谁，哪个半仙儿不是车接车送、沏茶倒水的？如今跟了你，我自己两腿儿跑着，热脸贴尽了冷屁股，我为的啥，你不清楚啊？辛辛苦苦工作反倒被削一顿！”胡昑血贯瞳仁，气冲冠顶，强压着怒火。

定意安心（2）

“那你也不能乱跑啊！佛法推广还有我这个师傅呢，也不是你自己的业务，也不是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现在咱推广佛法，有如来和观音的关系罩着，自然有懂事的妖王半仙儿、会意的山神土地给咱贡奉香火。你跑来跑去花了多少银子，发展了多少善男信女，搞了多少百姓客户，得了多少香火贡奉？”唐僧被胡昑说得毛孔喷张，脑袋瓜子汗汲汲闪着亮光，连珠炮似地教训胡昑。

胡昑真想摸摸唐僧脑门，这哥们没发烧吧？

人家凭什么给你贡奉香火？你以为香火是自来水拧开龙头就有啊，还是飞机散种扔哪儿哪儿长啊？没什么降妖除魔经验，还跟我装善良！还负责佛法推广呢，观音怎么就找你个窝囊废的师傅？

胡昑盯着唐僧，又气又冤，胸口发堵，说不出话来。

唐僧见胡昑盯着他的两只血红眼儿，知道自己的师傅权威受到挑战，此时降不住，今后他唐僧就得听胡昑的，胡昑就是唐僧的师傅！

唐僧拿起架子：“看着我干吗？不服啊你？告诉你，也就是我说说你，管管你，看你那没管教的模样！你以为大闹过天宫是能耐啊？什么光彩事儿啊，要不你让五行山压着，活该！欺天诳上，没个管教……”

“这些事儿轮得着你这么教训我吗？牛什么牛，大不了老子不玩了！”堂堂齐天大圣、天宫香火销售状元，哪儿受得了这气，胡昑用目光剐了唐僧千刀，心中又恶骂俗人万遍，转身摔门便走。

胡昑出山，是观音点化重用，不是来受唐僧这窝囊气的！

让个凡僧当师傅，何日能到西天？

胡昑猛吸两口烟，气愤不已。

得找仙儿聊聊，心里的郁闷说出来，可能会好些。

天宫道行深的，东海龙王敖广算一号，找他聊闲天解闷去！

见胡昑到来，敖广起身迎接，拉他坐下说：“坐坐坐，听说你难满又得重用啦？是不是要回花果山接着当半仙儿啊？”

“我倒是想呢，那多自由。可我命苦啊，去推广佛法了！”胡昑有些惆怅。

“推广佛法了？怎么回事？”不知敖广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别人都流行做俯卧撑了，他还装作出来打酱油的。

老仙儿都是“装”的高手。

“亏了观音老总劝善点化，给我指了条明道儿，让我修成正果，随唐僧一起推广佛法。”

“哦，改邪归正、惩创善心，那是好事啊！”敖广说。

“嗨，别提了，那个凡夫唐僧，真把我给郁闷坏了……”胡昑便把唐僧如何不懂香火业务，如何不懂半仙儿道上规矩，如何絮絮叨叨的事儿与龙王添油加醋地狂喷了一顿。

憋屈在心里的话发泄出来，舒服多了。

猴急性子有了火性，还就往水里钻管用。

胡昑觉得和龙王挺对脾气，有缘。

其实是龙王道行深。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龙王来了个开放式询问。

“还没想好，反正观音老总给我安排唐僧这么个师傅，我是受不了了，爱咋的咋的，老子不侍候了！”胡昑摇摇头，狠呆呆地说。

“你听说过‘圯桥三进履’的故事吗？”龙王问胡昑。

“没有。”胡昑只听说过唐僧九湿鞋。

龙王把鞋扔了三次又被捡回三次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胡昑低头抠着大拇指甲。

龙王接着说：“大圣，若不跟着唐僧一块儿干，你还能干什么？别忘了你现在还被天宫处分着，不尽职尽责，也难成正果。你入佛门取经，难道是为了唐僧吗？经取成了，只是唐僧成佛吗？你保的不是唐僧，而是你自己啊！想开些，什么样的师傅侍候不了啊？”

定意安心（3）

胡昑听了，沉吟不语。

龙王这话切中了要害。

胡昑还背着天宫的通报批评呢，不跟着观音好好干，不好好侍候唐僧，能有别的出路吗？跟什么样的领导，轮得着自己挑吗？领导再怎么管教，难道真是看你不顺眼吗？你炒了师傅算本事吗？吃亏的又是谁呢？

再说了，敖广是真心希望胡昑好好干，真心的啊！他的侄子小白龙还在鹰愁涧等着入伙儿呢，如果这会儿胡昑分心溜神不好好干了，敖广托付给观音的小白龙怎么办呢？

老仙儿说话办事，都有自己的算盘。

跟着唐僧推广佛法，胡昑只有这选择。

老仙儿龙王忽悠胡昑，小菜一碟儿。

龙王没白忽悠胡昑，没过两天，观音就安排了龙王帮的小白龙，跟着唐僧、胡昑当了司机。收个龙王亲戚，推广佛法求个雨支持一下什么的，有关系好办事！

胡昑分了心，唐僧也慌了神儿。

佛法刚开始推广，团队就跑了一半儿，怎么办呢，怎么向观音交待呢？无奈，唐僧拨通了观音电话……

观音在电话里给唐僧上了带领团队的情景领导第一课。

那堂课，是从一领绵布直裰、一顶嵌金花帽，如何职业化着装开始的。

西服领带一着身，抬头拔胸，印堂发亮，骨子里透出那股自信劲儿，当然不能穿山寨版的，要不然灰溜溜心虚，不如不穿。这是着装增加自信心的艺术。

唐僧给了胡昑套“不用教经、就会念经的帽子，不用演礼、就会行礼的衣服”，真有这衣服倒好了。没有文字，如何念经？没有礼数，怎

么行礼？凡事有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什么事情要靠制度说话，光讲人情没法管。观音秘传了管理胡昑的绝密方法，定心真言“紧箍咒”，那神帽，那神衣，连那紧箍儿，就是规章制度。

唐僧有了制度管理，胡昑气愤且无奈着，不服也没办法，先服着吧。

当年大闹天宫，孙悟空被打了脑袋的，是个金刚圈。

道祖坐在八卦圈里，佛祖坐在莲花圈里，孙悟空头戴金圈，连金箍棒两头都有黄金打造的紧箍套着，谁没个圈儿套着呢?

别小看这个圈儿，道道可多了。

圈儿亮了，那是明制度;

圈儿不亮，那是潜规则。

随心所欲不能自制的年轻仙儿，要没那圈套着，不全都个性张扬唯我独尊，说话经口不过心，做事无所顾忌，有何分寸，成何体统?怎么能管得住自己，又怎么能成得了事儿?

如来给观音、观音给唐僧、唐僧给胡昑的圈儿，套的就是心猿意马，让胡昑管管自个儿的脑袋，收收自己的心神。

胡昑明白，干工作，不光要按道上规矩来，还要按佛法的规矩来，按领导的规矩来，按唐僧的规矩来。

这规矩圈儿得认，有时候胡昑想想自己有根金箍棒，偏有小妖小怪拿个木棍朝你比划，真气得慌。

就像自己兜里有个宝贝，偏有个家伙拿破烂儿跟你显摆，明明自己走过的道儿，偏有仙儿故意朝你炫耀风景如何美丽。除了如来有看猴子在掌心上蹦跶

的肚量，世上能有几位仙儿能心平气和、波澜不惊，来个袖里藏金、自己心里美呢?

胡昑注定要为他藏不住宝贝的炫耀之心惹事。

那日，胡昑陪唐僧来到黑风山地区的观音禅院。

唐僧胡昑来到禅院，哟呵，凡间半仙儿挺能整景儿。公司文化墙上贴满了优秀员工照片、新签业务喜报，整的满墙跟幼儿园小朋友们画的水彩画儿，歪歪扭扭，五颜六色。

佛法香火半仙儿金池长老从办公室里笑呵呵闪身出来。

定意安心（4）

看这半仙儿怎么打份，头发油光抹亮，径直倒向一旁，身着笔挺西装，领口袖边见脏，脚踏黑牛皮鞋，帮儿灰鞋尖发亮，脸上皮包颧骨，缝眼挤放光芒，绽笑核桃皱纹，满面散发傲相，身喷二两香水，熏得晕头转向。

金池长老见是唐僧，知道这是灵山来的仙儿，自然不敢怠慢，上来一把抓住唐僧的手说："欢迎欢迎，欢迎天宫领导莅临指导！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你看也没去接站，招待不周，多谅解，多谅解！走走走，会议室请。"便连拉带拽让进会议室。

"打扰了。本来会见百姓，到了您地界上还是见个面合适！"唐僧施礼。

"呵呵。本来我要见个重要客户，听说是天宫佛法推广的唐长老大驾，我才推迟了会见，怎么也得和您见个面啊！来，请坐！"金池长老架子很足。

众半仙儿入座，金池长老扭头对前台小秘说："帮唐长老倒杯茶，用咱们招待贵宾的杯子，要泡我从西湖带回来的上好龙井啊！"

唐僧见金池如此热情，便说："金池长老，打扰，打扰，不好意思！"

"哪儿的话！我负责的禅院主要就是靠佛法挣几个小香火钱儿度日，天宫佛法推广组莅临指导，我求之不得啊，咱可是一条战线上的，多提富贵意见，多提富贵意见啊！"金池虚应着，把花半月工资新买的领带在胸前捋了又捋，拽了又拽，生怕别人看不见。

"我看你这儿团队士气很好，香火业绩也很不错啊，连续好几笔大贡奉呢！"唐僧觉得，这仙儿要虚起来，就一定要虚到底。

"哪里哪里，我们这些凡间半仙儿，怎么能和仙界比，还是天宫大仙儿厉害！两位领导有什么好的佛法经验，一定要多指导、多分享啊！"金池长老呵呵又笑。

“我们佛法推广时间不长，尚在初期，也没什么香火贡奉，还是您在凡间客户接触广，经验也丰富，香火贡奉也丰盛，我们还靠您这地头蛇多照应啊！”唐僧在半仙儿地盘上，不敢造次，朝金池椅子上那两块肥肉啪啪猛拍两下，金池长老脸上瞬时绽放红光。

胡昑看着大仙儿和半仙儿表演，直想笑。

“那倒是，此话不假。想我每年怎么也得见百余个客户老总，交无数同船共绳的朋友，两三天内必应酬，顿顿美酒得灌够，每年大的香火业务怎么也能有二三十笔，干这些年，指标年年差不多，奖金那更没的说！”金池长老咧着嘴，抬手往后捋捋头发。

胡昑见那厮如此腔调模样，由笑转怒，眼直冒火，真想立马冲过去，拽下他的新领带，擦擦自己鞋上土，再往那厮头发上挤点牙膏，让他小脑袋晃悠！

“在这地界上，有什么难处，尽管说！”金池被拍爽了，自己也显摆爽了，接着在那儿假仗义，没留心胡昑。

“我们此行，是来看看这里有没有百姓客户可以拓展，有什么香火业务能做做。”唐僧虚不过金池长老，甘败下风，实在受不了了，便引入正题。

不知是显摆上劲儿了，还是故意不想分享什么客户，金池长老让手下把这两年发展了的和服务着的百姓客户拉了个单子出来，给唐僧胡昑俩仙儿瞧看。

唐僧接过来，点头含笑，看来这厮不光是饭桶，还能装点儿别的腌渍东西。

胡昑揪长了脖子，扫了几眼，笑道：“呵呵，这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我们推广佛法，做的可都是大户，一户顶你十户的！”

胡昑看金池长老忒不顺眼，猴子跟长颈鹿亲嘴儿，蚂蚁和大象入洞房，也不瞧瞧自己多大本事！

定意安心（5）

“哦？我地盘上能有这么大业务？开玩笑吧！哪个，说出来听听！”金池眯着眼，耿着脖子问胡昑。

唐僧怕泄露天机，这可是在观音老总地盘，佛法的推广更不能出半点差错，小声和胡昑说：“徒弟，不要和别人斗富啊，你我在凡间推广佛法，显摆多了，容易出事。那可是观音老总介绍的关系户，马虎不得！”

“没事，项目不是在咱手里掌握着嘛，他还能抢了去！”胡昑不以为然。

“古语说的好，珍奇玩好之物，不可使见贪婪奸伪之人。他要看中惦记上了，肯定会动心，一旦动心，必生其计。咱要给他吧，咱舍不得，不给吧，恐怕就要出事了！”唐僧古书看得多，粗浅道理也懂些。

“放心，没事儿，包在我身上！”胡昑相当自信。

那金池长老忒显摆了，胡昑忒看不惯，给他点儿颜色看看，也解解气！

“锦澜佳莎集团，我们正和他们谈着笔大买卖！”胡昑大声说着。

金池长老听了，呵呵笑道：“别的客户我不熟，要说这锦澜佳莎集团，呵呵，我和他们的金主任再熟悉不过啦！他们能有这么大业务，我不可能不知道哇，你在忽悠我！”说完，金池长老食指指着胡昑，假做严肃状。

“看，你不信吧，我说嘛，你顶多也就能搭上个主任啥的，捡个香火贡奉的漏儿，我们在谈的这笔业务你哪儿见过，真谈下来够你吃两年！”胡昑得意洋洋。

金池长老心里确实打鼓，没错，迎来送往也就跟金主任，再高的头头儿还真没什么深入接触。难道，真有这事儿？

没等到下班，金池长老便抽个机会径直钻进厕所，逐一检查确认每个雅间都空着，便掏出手机，拨通锦澜佳莎集团金主任的电话。

“金主任吗，您好，我是金池啊！”金池长老和金主任挺熟。

“哦，是小金啊，什么事儿？”电话那头儿假客气。

“和您打听个事！听说咱们锦澜佳莎集团有笔大买卖，想直接请仙界的大仙儿服务，有没有这事儿啊？”金池长老心里着急，开门见山。

“哦，是这事儿啊！”电话那头金主任好像面有难色：“小金啊，这事儿你我说了都不算，是上头我们集团领导直接谈的，我们领导说了，你们是当地的半仙儿，业务和服务能力太差，对新佛法又不熟悉，让你们做不放心啊！”

金池长老一听急了：“我说金哥，天宫总公司对锦澜佳莎的降妖除魔保平安服务，都归我这儿负责啊，天宫总公司要来了大仙儿，也是支持我开展工作的，这香火还得算到我头上！您多帮帮兄弟，放心，事成了，亏不了您的！”

“小金啊，不是不帮你，这是领导的意思，我得按领导的意思办。”啪一声，那边挂断了电话。

为了帮唐僧他们打开局面，为了在天宫总公司所辖地界树立佛法推广样板项目，观音亲自做了锦澜佳莎集团老板的关系，观音和高层的操作已经基本停当，就等客户老板拍板了，根本没走金主任这条线儿，难怪唐僧小心谨慎。这些，金池长老哪儿知道。

这边是票子，那边是帽子，金主任哪儿敢买金池长老的账呢！

自己地盘辛勤耕耘的大户，反倒成了他人桌上美味！

金池长老想着锦澜佳莎，那个难受啊！那颗心就像被金箍棒戳拍百下捣成个肉饼，又被揉巴揉巴丢进废纸篓一样。想打人，手又被反绑着挣不开，想骂人，嘴又被贴了封条不透气，空有浑身力气使不出来，别提多难受了。

定意安心（6）

当晚，金池在床上烙饼般翻来覆去，自己嘴边的山珍美味怎么就进了唐僧嘴里了呢？还不让同行笑掉大牙啊！怎么也做了这么多年业务，好歹也算个半仙儿，怎么没吃过那么丰盛的香火呢？这笔业务算下来，那奖金又能买套房了。再说了，这唐僧、胡昑跑来跑去，关系他们处着，吃吃喝喝银子他们花着，里面有多少道道儿谁不知道啊，光肥了他们，不行！不能便宜外来的和尚，我得上！

在我的地盘儿，就得听我嘚儿！

锦澜佳莎集团就想跟天宫大仙儿合作，恐怕我金池硬闯不行，自己又身为天宫半仙儿，横竖拉不出两块牌子，怎么办呢？

两块牌子？对，有了！

你们拿锅黑老子，别怪老子涂墨水。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别说谁黑！

金池长老摸过手机，黑暗中打开机盖，拨通了个号码。

“黑熊精老弟吗，一向可好啊！我这儿有笔买卖，你做不做，要真成了，你可不能亏了老弟我啊……”金池长老闭着眼睛，磨叨着。

其实他的心打着鼓。

毕竟是佛家香火，这么干不太地道。

可想到在他地盘上朝他辛苦耕耘的客户下黑手，天宫大仙儿就地道吗？

黑熊精，是个道上半仙儿，天宫老君旗下，主修道术。

金池长老主修佛法，与黑熊精在同块地界上混饭吃，哪有勺子不碰锅沿儿的？都在一个圈子里混香火，不都是给天宫拉纤推磨，谁跟银子香火过不去啊！

金池长老也常和黑熊精吃个小酒、喝个小茶、聊个小天儿，但凡涉及香火分争，今儿你让给我，明儿我败给你，友谊第一，业绩第

二，早成了生意场上你争我夺、酒桌上勾肩搭背的哥们儿，俩半仙儿互相照应，业绩也都不难看。

这天下太平的日子，是要付出辛苦努力的！

黑熊精也不是吃干饭的。谁没两把刷子，没两把刷子，还是半仙儿吗？

听说有锦澜佳莎集团这笔大业务，黑熊精自然乐得掺和掺和。锦澜佳莎集团在当地也是大户，谁没个葫芦串蔓儿的关系呢！黑熊精找了种种关系，再加上金池长老的暗中支持，还真就搞成锦澜佳莎集团内部窝里斗、互咬两嘴毛儿了，把那笔香火大业务搅和停了！

听说观音亲自发展的锦澜佳莎集团香火大业务，因为胡昑和老和尚斗富，结果被弄丢了，唐僧的火儿可上大了！这可怎么办？怎么向观音老总交待？

唐僧把胡昑骂得猴血淋头，胡昑只有听着的份儿。

花开花谢、云卷云舒的事儿，都是靠缘分，为什么非得枝上红花为你开，树上鸟儿为你叫啊？那名利光环跟那袈裟一样，是你的，自然彩气盈庭五佛随身，不是你的，披上了也不是尊真佛。

争什么争，炫什么炫？

道行深与浅，不在别处，就在这心上，在这气儿上。

虚怀若谷，方可生长万物、容纳百川。

胡昑自觉理亏，不把那笔业务整回来，还有什么脸面跟着唐僧混？

解铃还须系铃仙儿。

在观音禅院丢了观音亲自拓展的香火大户，还得求助于观音。

观音得知详情，狠狠地骂了胡昑一顿，铺垫如此好的业务都能做飞了，真怀疑大闹天宫是不是凭真本事，你个猴头儿烧了观音禅院，毁了观音清誉，以后老实着点儿！

观音放下架子不辞路途劳顿，亲自登门拜访了锦澜佳莎集团，和客户老总苦口菩萨心，说明了前因后果，才成功做下了此笔香火业

务。

不仅如此，观音老总还把黑熊精挖来当助手，开展新业务缺仙儿！

说缺仙儿吧，倒把金池长老底细揭穿，辞退不用了。这等半仙儿要用了，凡间百姓还真以为观音禅院靠菩萨牌位骗香火，自己私建小金库呢！

总之，这事儿搞得观音也很被动，账都记在了胡昑脑袋上。

胡昑知道这事儿怨不得别人，跟咬下半只苍蝇似的，吃了哑巴亏，长了教训，再不炫富。

断嗔降火（1）

世上人分贵贱，天上仙分尊卑。

要想让人失误，就先让其发怒，要想让人灭亡，就先让其疯狂。

名利场上、是非海中，自以为翅膀硬了做事无所顾忌，无视人家的小九九隐私，真会犯了能让你发怒疯狂、知尊明卑的事儿来。出来混的，哪个逃得了名利干系？趾高气昂、恃才傲物暂且不说，若真遇到仙儿故意冤枉诋毁、谩骂谋害，还正是考验修行造化的时候。

斗气不如斗志，起心动念是魔是佛，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那天一早，胡昑和唐僧刚到天宫办公室，有位长鼻大耳、白白胖胖的家伙笑呵呵地推门进来。胡昑抬眼一看，认识啊，这不天宫的天蓬小子嘛！他怎么到佛法推广组这儿报到来了呢？

“你是何方妖孽？来此何干？”胡昑不太客气，想起闹天宫被困五行，有些憋气，认识的仙儿也当不认识。

那白胖家伙朝胡昑笑笑，转头朝唐僧说：“唐经理，您好，我叫猪悟能，原来在天宫玉帝那儿，后来干着没意思，不在那儿干了。这是观音老总写的介绍信，让我来您这儿报到！”

那家伙吸吸鼻涕，递过一个条子，呵呵一咧嘴，露出一嘴黄牙。

就这样，那家伙入了唐僧胡昑的伙儿。

因他得空儿就“巴结”唐僧，后来都管他叫“八戒”。

当天下午，观音的秘书木吒又带来个大个子青黑脸，说是叫沙悟净。那厮特爱装深沉，驴一样的长脸儿整天阴着，似有万重心事。大家见他整天“合上”嘴不多说一句话，干脆就叫他“和尚”。

唐僧心里明白，前九次推广佛法失利，就是在这个和尚这儿湿的鞋。

胡昑没想清楚，这俩家伙怎么能跑这儿来了呢，还是观音介绍来的！唐僧怎么连个组团的权力都没有，领导都安排好了？为什么就非得是他俩呢？

别的甭说，推广佛法，这回可是兵强马壮了！

这回他们去的是万寿山地区五庄观，地道的天宫道家地盘。

五庄观镇元大仙可不是平常仙儿，当年天宫搭锅捡柴、烧火创业，镇元子也是和玉帝、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那帮祖仙儿住窝棚、吃咸菜、白天跑业务、晚上搞研发，一块儿混过来的！

可镇元子就比老君聪明，看得开，守着“人参果”这家创业时期的超级大客户，打米收粮、拉瓜种菜，独自过着逍遥的小日子，高兴了也送给天宫玉帝王母献个殷勤、图个平安。元始天尊还创立了行业协会，做了协会理事长，落得个清闲自在，哪儿像太上老君，为天宫卖着老牛劲儿，受着各方的夹板气。

那日，元始天尊下了函柬，请镇元子等各地大仙儿，要搞个研讨务虚会。

镇元子走的时候，向留守的清风明月俩仙童交待：“过几天，推广灵山佛法的唐僧来万寿山。唐僧在灵山做技术副总时我们有过交道，算是旧识。他要想搞点儿香火贡奉啥的，人参果集团有两笔小业务，可以给他做做。万一如来老总这块业务真做起来了，唐僧这帮仙儿将来发达了，咱也能借点儿光！就算提前拉拉关系吧，这叫未来投资！别的业务，特别是最近在谈的那笔大业务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记住，把那俩小单子给他们了事，千万不要让他们直接去见客户！”

清风明月谨记。

唐僧带着仨徒弟到万寿山的时候，镇元子已经开务虚会去了。

清风明月听从镇元子教导，亲自迎接唐僧一行来到五庄观，唐僧觉得镇*总也是独立核算，加之他们是佛道两条业务线，便自己安排了住处用餐，没想给他们添什么麻烦。

断嗔降火（2）

那童子问到：“您可是推广佛法的唐僧长老？”

“正是，怎么，你们也知道我？”唐僧觉得自己的名气很大。

“呵呵，镇*总说您是老朋友，要我们好好招待！”那童子说到。

“客气，客气，给你们添麻烦啦！”唐僧挺客气。

唐僧见五庄观也不印天宫的LOGO，觉得奇怪：“仙童啊，你们五庄观真是西方仙界，为什么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宰，只贡奉天地二字啊？”

“呵呵，不瞒您说，玉帝和王母娘娘我们会单独贡奉，别的天宫大仙儿我们才不用贡奉呢！三清是家师的朋友，四帝是家师的故人，九曜是家师的晚辈，元辰是家师的下宾。”

“这么说，你们五庄观就光给玉帝王母献献香火，天宫的香火指标和你们没关系啦？”胡昑脑子转得快。

“当然啦，我们镇*总可是*，谁敢给我们老总派指标啊！还不是我们老总看谁顺眼，就顺手帮帮谁！”小童子摇晃着脑袋，傲气十足。

跟对了老大的小脑袋们，都摇得倍儿圆，不过事儿也经常坏在这些脑袋上。

唐僧听了沉默片刻，觉得这个话题再说下去，对他没什么好处，便就开门见山：“我们推广佛法，是想到这里看看众生因果报应如何，百姓有没有什么灾难需要靠佛法解的。”

“没问题，天宫和我们镇*总关系非同寻常，再说我们这做半仙儿的，哪儿能不支持总公司的新业务啊！”那童子说着，往唐僧的杯里续了点水。

“话说回来，现在减产的、停工的、失业的、逃荒的，哪儿都不景气，股票高空降落伞，房产水淹半栋楼，柴米油盐飞涨价，上班步行为省油，日子也不好过啊！我们也就靠着人参果集团这家客户挣个糊

口钱了。我们镇*总说了，这客户有两笔小业务，可以请您参与参与，不过您可别嫌小。”

那俩仙童儿按镇元子安排，就跟施舍街边绑腿装瘸的乞丐一样，扔两子儿“当啷”一响，算是面子上过得去。

唐僧阴沉着脸，没接话荐儿，低头看水杯照影儿。

八戒在天宫*惯了，嘟嘟囔囔不高兴，合着我们到你地盘上，不管顿饭不说，还不给尝个鲜儿？万寿山算什么啊，我们天南海北到哪儿没些像样的香火，轮着你给我们施舍？谁说你地盘的客户就归你啊，你不给，我们自己整去！

八戒拉着胡昑到门外头，说：“我说老兄，咱一直这么憋气啊，什么事儿啊！光行他们守着这客户吃香的喝辣的，结了果他们自己咪了，这么不给咱面子，也忒窝囊了吧？”

胡昑也跟八戒装老大：“我当年在天宫任总监时听说过，他这客户人参果集团吃的国家饭，花的公家钱，不缺的就是银子。谁要能跟人参果做上业务，香火几年不愁，长生不老呢！”

“要不咱直接找客户得了，好歹咱也是天宫来的仙儿，客户不能不见吧，是酒就舀他一勺儿，是粥就喝他一碗儿。”八戒不服气地挑唆。

胡昑确实很不忿，这个镇元子，自己和自己拜把子——你到底算老几啊？

难道真有我胡昑见不了的客户、做不了的业务？还就真不服这猪跳绳、羊上树了！再加上八戒这一拱火，胡昑决定亲自去拜会拜会客户。

胡昑也算走过江湖，没白混那些年，直接上门拜访去了。

人参果集团是有钱的主儿，怪不得镇元子自己把着谁也不让碰呢！

看人家那气派儿，那场面儿，朱栏宝槛，曲砌峰山，诚所谓人间第一仙景，西方魁首花丛。地面儿光得照人影儿，层层电梯都直达，

一层八个卫生间，前台小妞儿长得那个俊，要不大厅门卫光斜眼儿瞟，满脸幸福小样儿呢！

断嗔降火（3）

胡昑仗着名片上“天宫太乙金仙”的衔儿，号称VIP客户回访，也见到人参果集团的任主任。

“欢迎欢迎，胡昑，香火经理，佛法推广部，好好，欢迎啊！”任主任看着胡昑的名片，低着头说，顺便递过一只死鱼般无气无力的手，心想镇元子这是怎么了，这么多年都是他负责，怎么半路冒出个佛法推广半仙儿来？

“您好，任主任！很荣幸见到您！人参果集团作为我们天宫总公司的重要客户，多年来给予了天宫极大的支持与帮助，早就该拜访您，现在才来，您可别见怪啊！”胡昑拉着死鱼手左右晃悠了晃悠。

“哦，镇元子老总还好吧，这几年老往我们这儿跑，没少费劲儿。你们给他们些好政策啊！”任主任看着胡昑，试着深浅。

“那是，那是，这不我就是送好政策来了嘛！我们的佛法是作为道术的有效补充，能更好地解决您遇到的灾难，特别是内心困惑，佛法无边啊！”胡昑顾不了太多，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反正我豁出命来了，先来个棍扫一大片。

“哦，是吗？上次我还和你们公司的仙儿提起来，现在修道光图长生不老，给自己想的多，给别人想的少，做恶的报应也不太及时啊，这风气问题要解决不好，这香火可不保啊。”任主任本来想唬唬胡昑，没想到自己挖坑，自己跳进来了。

听话听音儿，见是机会，胡昑便使出自己浑身解数，把自己知道的那些佛法优点、特点加亮点，朝任主任一通胡喷。

任主任听得愣着神，偶尔木鸡啄米似的点下头。

“行，这样吧，我们马上要做笔大业务，几万人的香火贡奉，你回头安排个佛法讲座，我们在这笔大业务上也考虑考虑。”不知道是金主任打发他走，还是真的有些动心。

回来见到八戒的时候，胡昑的脸跟猴屁股似的，红里透着亮光儿。把情况跟八戒、沙和尚一说，大家嘻嘻呵呵，你捶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别提多美了。

他们说好了，有奖金，有灰色份儿钱，哥仨平分！

胡昑前脚刚走，任主任就给五庄观打电话，说再送些佛法宣传资料。

这电话打得妙，没打给胡昑，也没打镇元子手机，而是打给五庄观。或许，这正是任主任的精明之处。

接电话的正是五庄观的仙童。

清风明月得知胡昑去了人参果集团，还和任主任谈了些什么，人家任主任来电话了，要求了解佛法，说是要在原来的方案上考虑加进去，这可怎么和镇*总交待？

清风明月直奔唐僧胡昑他们的房间，没好脸儿对他们一痛指责，说唐僧不晓得天高地厚，说胡昑敢在他们地盘上造次，见过几个客户自认为公鸡报晓——天下扬名儿了，做过几笔业务觉得自己飞机上的暖壶——高水平儿了，偷客户抢香火折腾到五庄观来了，你们真是老太太上错花轿——找错对象进错门儿了！

胡昑本来也不想闹什么事儿，忍了又忍，脑子里两个声儿斗个不停。这个说忍了吧，谁让是咱干的呢，那个说你胡昑出道以来，有谁这么骂过你，不光你，还有你师傅师弟一大帮，以后怎么挺起腰板做仙儿？

耳边那童儿声音让他头皮发炸、血贯瞳仁、撕心裂肺。

终于那理智没有顶住冲动的魔鬼，灵根，灵根，我给你来个断根！

你不让我做，我也让你做不成！

胡昑掏出手机，给人参果任主任发了个短信：“经讨论决定，贵公司今年的大业务，佛法先免费试用，见效后再贡香火！”

断嗔降火（4）

俩童儿谩骂了半天，见也不反驳，对着看了看，莫不是任主任从网上看到了什么新闻消息，就想了解了解佛法？或许他们没去客户那儿？要不就再和任主任落实落实，看究竟哪儿来的消息。

这一落实不要紧，得到的消息更可怕，任主任说胡昑已经答应免香火先试用，俩童儿自知收成无望，祸有天大，缠住唐僧师徒没敢动地儿，香火丢了得抓罪魁祸首，免得咱哥俩顶缸。

毕竟是童儿，盯仙儿是盯不住的。

镇元子散会，返回五庄观的时候，唐僧胡昑那伙儿已经溜了。

镇元子听说后头发倒立七窍生烟，嘴唇发紫手脚冰凉，这帮佛法推广仙儿如此不地道，挖我灵根拆我墙，毁了我家香火，非得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不可！

祖仙儿法力无边，找个半仙儿很容易，很快就找到了唐僧师徒。

镇元子拍桌子瞪眼："你们还想不想在仙界里混了，亏你们是天宫混过的仙儿，毁了我的香火，还偷偷溜走，传出去也不怕众仙儿臊你们脸皮、戳你们脊梁骨！"

唐僧自知无理，斜看着胡昑说："你小子，光惹事！"

八戒也没好气儿："你个胡昑，不知道镇元子和玉帝老君如来的关系啊，也忒狠了点儿，来了个'一剪没'，往死里整人家，镇元子这回想'把根留住'也难了，不知道咱哥几个的根儿还能不能留住！"说完摇摇头。

"你这道家老祖，遇着我这佛法推广就该倒灶断香火！"胡昑不以为然，他觉得这是佛道两家的竞争，有观音撑腰呢。

"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猴子，真把自己当如来啦？"镇元子见的祖仙儿多了。

祖仙儿不言，下自成蹊，话稠的，不是真仙儿。

“不就点香火收成嘛，算得了什么啊，你也忒没风度了吧，至于吗？还祖仙儿呢，切！”胡昑摇头晃脑，说实话，他也没底气。

“至于吗，你知道这人参果是开天辟地时我和玉帝共同打下来的，这么多年苦心经营才到了今天，你小子胡乱搅和，让我香火收成落空，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怎么和玉帝老总交待！你还想不想在天宫混了，告诉你，人参果香火收成要是少了半分，你就别想再做成一笔业务！”镇元子倚老卖老，他确实有影响力。

“有什么大不了，找关系摆平不就得了，吹什么牛鼻子、瞪什么牛眼啊！”胡昑自知祸事不小，看来又得请救兵了。

“行，你找吧，你要是把事儿摆平喽，人参果的收成有你的份儿，要不然，咱走着瞧！”镇元子也给胡昑个台阶，看胡昑究竟能蹦跶出个什么来。

胡昑看看唐僧，瞅瞅八戒，掏出手机，给仙界福禄寿仨老仙儿拨电话。

“你这胡昑怎么不认识老仙儿呢！那镇元子是地仙之祖，我等是神仙之宗，别的好说，那人参果集团可是多年的老客户，我们没办法。”老仙儿回话。

看来平时还得多走动，感情要靠积累，真到事儿上临时抱仙儿脚，不管用！

胡昑又给东华帝君打电话，东华帝君也是祖仙儿，或许有办法。

东华帝君一听，说：“你这胡昑，光闯祸事，哪儿做不了业务，你非得去那儿做，那五庄观的镇元子乃地仙之祖，他的人参果集团是玉帝老总为了换回天宫股权，出让给镇*总过日子的，约定了只给他做，你上去胡乱搅和什么啊！这事儿，我管不了，没办法！”

不可能没办法，一定是不帮忙！

胡昑又打了圈电话，有点儿明白了，这帮都是道家门下，一拨儿的，都有自己的仙根灵草金丹妙药，都把持着自己的地盘，吃着自己的那份饭，他们之间谁管谁啊！

断嗔降火（5）

再说了，胡昑是观音的仙儿，推广灵山的佛法，这帮老仙儿暗中骨碌着老鼠眼儿看风向，要先出手帮忙插手佛法的事儿，不定遭什么猜忌。众仙儿也都来个明哲保身，没一个肯先出头。

看来，也只有找观音了。

观音听说胡昑搅了镇元子的人参果集团，又听说把福禄寿三星、东华大帝都寻了个遍儿，笑了，指着胡昑脑门儿说："你怎么不早来见我，却往岛上去寻找？"

这孩子，真傻！口上怪他，心里暗自欣慰，这胡昑，没看错！

当年为了人参果这个肥户，灵山没少费心思，可镇元子那祖仙儿仗着资历深死活把着不放。这回一折腾，岛上那帮人算是明白，知道是如来的事儿，谁也不轻易插手，还就得等我观音出面，佛家的仙儿旦凡出面，局势可就不一样喽！

这回灵山吃定人参果了，镇元子不出血也不行了！

观音亲自前往万寿山。

镇元子见观音心里一惊："小可的勾当，怎么敢劳菩萨下驾？"

观音说："唐僧乃我弟子，胡昑冲撞了先生，理当赔偿。"

观音与众仙儿约人参果集团任主任吃了个饭，不仅把事情解释清楚，还借机宣传了一把佛法理念。任主任难得见到天宫这么多老仙儿，觉得像坐了八抬大轿，颤颤悠悠地美着，那笔大业务也分了一半给佛法。自此，凡是人参果集团的收成，也都有佛法的份儿。

仙儿嗔怒起来，闯了天大祸事，自有观音帮忙，有高仙儿收摊。

背后靠的老仙儿很关键。

平头百姓嗔怒起来，砸锅还不是自己没饭吃，闯祸还不是自己受罪？

评职定级，长个工资啥的，难道真会看本事能耐吗？恐怕连牛头马面都不信。这背后谁知道是哪帮儿顶着哪派儿。祖仙儿们斗气，自

己不明不白地卷了进去，还真能嗔怒制度不公、社会不平吗？要真折腾起来，吃亏的不是别人。

再说了，追名逐利场、口是心非海，别管啥仙儿啥目的，激你的、耍你的、毁你的，哪儿能防得过来，唯一的出路，只有断绝嗔怒根、自守清静心，千万莫要落入别人的圈套！

五庄观这根断得好，一来断了镇元子把守的地根，也为灵山系赢得了道家仙果香火，让三星九仙们知道世道要变了;二来胡昑断的这根，要不是观音后面罩着哪儿能交待得过去，还不得把自己的未来一块断了去！

五庄“嗔”根断，自此别人打他不怒，骂他不火，自然事事逢源，友交八方。

胡昑这回算是明白了，不顺眼就骂，不公平就忿，不尊敬就怒，管什么用？

有仙儿兜着，天大事儿也不算事儿，要是自己胡来，可够喝两壶的！

过来仙儿谁兜里没仨瓜俩枣，哪个不攒些经验本事，可有本事不代表就能随心所欲，若搞不清楚对方出身，又少了年轻仙儿那股冲劲儿，到头来落得个引火烧身，气断命销。火眼金睛不能光识得妖魔变化，更得认得对方什么背景出身才能对症下药，既求得事业顺利，也保得自己平安。

未来路上多坎坷，只因今日脚下祸。

随后就是枯松涧地区火云洞。

那里的半仙儿圣英大王，年纪虽然不大但精灵透顶，都称红孩儿。

红孩儿知道是唐僧组团试点推广佛法，推广的仙儿也都是如来的心腹、老君的旧交，虽说行事低调，也折腾出了几个彩儿。红孩儿自然不敢怠慢，便更加谨慎小心，这六百里地盘是我的自留地，谁也别想整了去。

鬼踪林餐厅，红孩儿接待唐僧等仙儿。

断嗔降火（6）

绳子吊着板凳，颤颤悠悠，胡昑想起妹妹坐船头儿。

“唐僧老总，欢迎，我红孩儿可都裸体相迎啦！”红孩儿戏化唐僧没穿衣服。

“你还小，不穿衣服问题不大。”唐僧是成年人，有经验。

“您这次来，一定要大发慈悲，普及些佛法，再给我们些好政策，也让我立庙百年，基业长青！”别看红孩儿跟个七岁娃娃似的，可人小鬼大，脑袋够用，说话灵光。

“那是当然，为了完成天宫的使命和梦想，远也好近也好，冷也好热也好，多也好少也好，总得帮助各仙儿拓展拓展香火业务吧。”唐僧的开场白没什么创意。

胡昑看红孩儿眼冒红光，觉得这娃娃火性不小，便不冷不热地说：“是啊，使命和梦想！不过干事儿难啊！哪个半仙儿在天宫没个头亲屁股热的靠山，要真靠凭自己瞎折腾，半年都难熬下来，早被天宫折腾死了。”

“是啊，是啊，你说得对！”红孩儿觉得胡昑说得有理，没靠山、没背景的混沌半仙儿就是瞎折腾，结果往往好不了。

“可天宫有靠山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费用资源、香火贡奉就那么多，和哪位老仙儿亲近了吧，香火贡奉就得多给他做，别的老仙儿负责的业务就完不成！更别说新拓展的业务了，难啊！”胡昑坐着绳子吊木板，正合他猴性，在那儿边说边荡起秋千来。

这胡昑没白混，碰过钉子，摔过跟斗，要不能看出这门道？

红孩儿转身偷着抹了两口唾沫，点了两下眼角儿，假装痛苦得跟流泪一般，开始介绍：“领导真是体谅基层！是啊，我们这儿也不容易啊！”

红孩儿又把手指伸进茶杯里沾了沾，转身点点眼睛，还是茶水好用，又能装流泪又能明目，接着说：“可这儿市场很乱，我父亲和几个

公司争抢业务，在一次招标时被围了标，前期投入的收不回来，后边的香火也没戏，无心再做，就把这公司传给了我。为这，我母亲嫌他窝囊，总是跟他吵闹。你说我年纪轻轻没什么经验，家里又不和，上辈的劲儿又借不上，容易吗！”

一席话，说得唐僧抹泪、八戒摇头。

“好吧，那这样，咱们把这儿的几个主要客户约一起碰碰，看有没有机会，我们一定好好支持你！”唐僧技术出身，见了眼泪就心软，准备帮帮红孩儿。

胡昑留了个心眼儿，这娃娃，就会忽悠木头脑袋。

难道真会把客户拿出来，真会把佛法推荐给百姓?

佛法要推广了，道家香火业绩就会降低，天宫老仙儿能饶得了他吗?

胡昑在五庄观领教了祖仙儿的厉害，长了教训。这回遇事也知道先找土地山神问问这娃娃的底细。

当晚，给负责当地的土地打了个电话。

“胡昑经理呀，这个红孩儿可不简单啊，别看年纪不大，却弄得我们少香没纸，血食全无，衣不充身，食不充口啊！”山神土地也吃够了红孩儿的苦。

“哦？为什么呢？”胡昑有些奇怪。

电话那头的土地有些犹豫，好像不太好开口：“不为什么，反正老欺负我们土地，费用发票总是给我们一扔，让我们给他报了，香火业绩我们都不敢催他，一催就让我们去他那儿帮着收尾款，逢年过节我们还得给他送礼。这事儿也就是跟你说啊！”

“这儿的市场也不好，你们拿什么给他呢？”胡昑觉得挺奇怪，凡间半仙儿欺负天宫负责财务的土地，除了老君的秘书，还能有谁呢！

“唉，还不是我们自己出血，工资不够了，还得让卖馄饨的老婆给凑些，剩下的也只够养家糊口了，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土地说得很可怜。

断嗔降火（7）

“那你为什么不向天宫举报啊？”胡昑觉得土地说的不合逻辑。

“哦，就这么着吧，我老婆回来了，我给她拿拖鞋去！”

胡昑还想问什么，土地挂了电话。真怕老婆，还是不愿意往下说了？

也怪，红孩儿这个毛头娃娃，年纪轻轻能有什么本事，却做了区域总管，把着方圆六百里的地界儿，客户也不少，香火也还行，小日子过得也滋润。

接着打听，再给山神打个电话。

“哦，胡昑经理啊！你问红孩儿啊，说起他来也许你知道。他是牛魔王的儿子，罗刹女养的。牛魔王动用天宫关系，给他安排了个号山地区香火半仙儿。”山神听说过胡昑和牛魔王的关系，便告诉他了。

胡昑一想，不对啊，当年牛魔王是哥们呀！有日子没联系，牛老兄结婚生子了，神速啊！要真是这老牛的儿子倒好了，他不仅得叫我七叔，还得把这儿的香火给咱劈出一半儿来，记到咱佛法账上！

第二天一早，胡昑来到红孩儿的洞府。

扎马尾辫儿的年轻前台起身，把胡昑引到红孩儿的办公室。

“红孩儿老总，昨儿唐僧经理是被你说服了，要给你个好政策，好折扣。”胡昑话接上茬儿。

“嘻嘻，我这儿真是不好做，全凭手下一帮小兄弟推车拉栓，确实不易。”红孩儿笑嘻嘻没个正经，拿起烟递给胡昑一根，自己叼上一根，上下翻兜掏火机。

“我知道你昨天的话半真半假，也就哄哄唐僧罢了。听说你父亲是牛魔王？当年可是我的老大哥！”胡昑接过烟叼上，伸嘴凑红孩儿的打火机。

“你别提他！”红孩儿本来小脸儿红扑扑，笑嘻嘻地正给胡昑点烟，一听说“牛魔王”三个字，顿时脸上忽红忽紫，忽白忽黄，跟霓虹

灯一般。再加上对佛法本来就有新成见，心生烦躁，竟用火机燎了胡昑下巴上的胡子茬儿。

胡昑正美滋滋地叼着烟，等着侄儿点，被吓了一大跳，随后有股烧焦猪毛味儿，心里一惊，这娃娃怎么如此气性，难道是想他爸了，不对啊，想见随时就能见啊！莫非他爸打他了，也不应该啊，按说这当了半仙儿，怎么说挨打就挨打呢，究竟怎么回事儿？

红孩儿心里伤感，最怕见别家孩子和父亲热乎了。

这个事儿他也想不明白，自打到了凡间，牛魔王一次也没抱过他，年纪轻轻让他自己在这儿打拼，老牛什么时候管过啊！老牛偶尔回家看娘儿俩，眼喷怒火，在里屋又骂又打，还说了俩字儿——贱种！

胡昑蒙头蒙脑地回到酒店。今儿是撞见火神了，那娃娃火气不小，不分给香火不说还用火烧我，可惜精心留下来的山羊小胡子啊！

沙僧见胡昑哭丧脸，飘来阵阵焦毛味儿，忍不住笑了。

胡昑也奇怪，土地说红孩儿是牛魔王的儿子，可为啥一听“牛魔王”就恼了，还用火烧我？

个中缘由，还得问问仙界见多识广、最稳当、最老奸巨滑的龙王！

胡昑给龙王敖广打通了电话。

“我说胡昑啊，你要想了解红孩儿，也不应该问我啊。”老龙王半端架子半拿腔调儿，透着点儿为难。

“那能不能请你来现场支持一下呢？”胡昑随口问了句。

“请我做现场支持啊？更不行了！我虽然做凡间支持，但具体怎么做，都得听玉帝老总的安排，各地有多少客户，分多少指标，降多少雨水，收多少香火，都是领导研究决定，不是我说了算啊。”

“敖总，你别见外，我就是了解了解红孩儿的背景，我们到他地界上，怎么也得知个根底儿啊，要不怎么推广佛法呢？”胡昑看面子不好使，便把口气软下来。

断嗔降火（8）

“那这样吧，我通知南海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闰、西海龙王敖顺，咱开个电话会吧，你把红孩儿老总也叫上，大家通通气儿。这事儿我自己要是说什么，确实犯难啊！”敖广知道法不责众。

油条还是老的硬，这油劲儿就是人家在天宫里混的资本！

当天下午，红孩儿办公室。

胡昑以佛法通气为由，把四海龙王、红孩儿等联通到一起。

电话刚通，红孩儿一听是龙王老仙儿的声音，七窍生烟，眼红*，把电话乒乒乓乓稀里哗啦，砸了个满地，直接把胡昑轰出了办公室，把门“砰”地摔上。

这就是往人家伤口上撒盐、触动人家隐私的代价！

红孩儿一定是气急了，要不能发这么大火儿?

红孩儿也郁闷，自己守着一块地方，就想挣俩辛苦钱儿，可再怎么努力，总有仙儿唠叨我天宫有后台！

不就是我母亲在火焰山那儿做个代理替人消消灾、挣点儿香火钱吗?这天宫里就风传开了，老君和我母亲怎么怎么着了，那火焰山是老君故意给那儿堆的，那芭蕉扇是老君安慰我母亲让她凭着吃饭的，说我这五行三昧真火也是那炉里传下来的，还说那牛魔王找玉面狐狸是生我母亲的气了……

那传闻编的那个条条是道！

老龙王没起好作用，本来老君和我都是火命，水命龙王掺和个什么劲儿！

话说回来，牛魔王修炼几千年也没上界去当个什么官儿，红孩儿倒是能驾祥光直到九霄云内，看来这娃娃对天宫也是熟门熟道儿，有仙儿怀疑也不算出格。

可偏胡昑怎么就被烧了呢！

胡昑想来想去，也没琢磨出什么道道来。

和八戒商量半天，还是去请观音把把脉。

观音率木吒执净瓶，头出门儿，还让木吒去李天王那儿借了三十六天罡刀。

哪儿是借什么刀，分别是告诉李天王，并通过李天王告诉天宫的仙儿，特别是告诉天宫的老君，观音要去见红孩儿了！

观音和木吒、胡昑见到红孩儿时，那娃娃正在自己生闷气。

他见又来个天宫仙儿，便生千分恼火，就有万分痛苦，郁闷之极，天宫，天宫，今天这是撞见鬼了，怎么都是天宫的仙儿，整天拿天宫传闻当下酒菜儿，拿我红孩儿寻开心逗乐子，我这个苦命的半仙儿！我不要这份家业了行不行，不吃凡间香火了行不行，去天宫当差做事，倒得个清闲，落个自在。

但凡上了火，就会犯迷犯晕，连菩萨莲台都敢坐，那岂是随便坐的？

观音是天宫老仙儿，什么没听说，何事不知道？要完成如来心愿，佛法推广大业，离不开各地半仙儿，更离不开老君支持，其实观音来的时候就打算好了，这孩子老大不小了，该安排个像样的工作了，要不孩子烦躁、老君苦恼、罗刹女忧心、老牛生气，什么时候是个了结！

想灭心头之火，必要有观音那瓶中大海般深沉广大的慈善、怜悯的胸怀！

安排红孩儿作了善财童子，观音别有用心。

一来，先给各地半仙儿支持推广佛法做个榜样，支持佛法，能得正果;

二来，佛法推广，自己确实缺人手，这娃娃能力不错;

三来，也是最主要的，还能拿老君一手儿！

谁知道老君心里是什么滋味呢，假设真有那回事儿的话。

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难道不能相信吗？

背后还能有什么关系，会有什么真事儿？

胡昑自打这回被烧了以后，也开始不完全靠眼所见、耳所听，看来，要想见哪个仙儿办什么事，还得静下来捋顺乱麻、顺藤摸瓜，整出关系蜘蛛网来，免得哪天再不小心当众揭了对方短，那可就树敌满天星，仇恨如渊深！